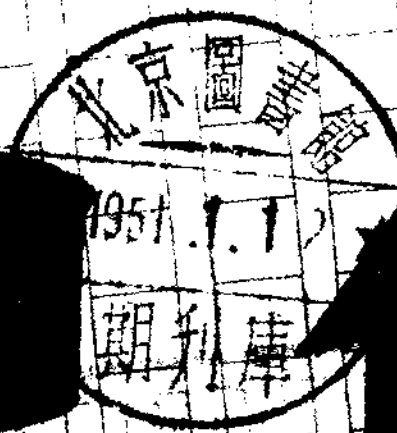


野草



第一卷四期

野草書屋出版發行

編輯部啓事

第二號

本刊純小說號計收一個連載長篇，三個中篇，五個短篇，本擬一期刊完，限於篇幅，分兩期刊出，但它們不失爲一個體系。第一期及第二期早已絕書，因經費關係，不克再版，媿對索購者。今日第三期亦告售罄，惟欲使讀者能得到純小說號全部，已勉力再版，當於本月內出書。

北平「藝術與生活社」爲本刊代約大作多篇，原意以「華北特輯」形式刊出，後以有所不便，未能照辦，尙祈原宥。代約諸作當陸續於本刊刊出。此後，本刊當更不爲地域所限，如本期作者秋螢係奉天，張金壽係北平，畢基初係威海衛，吉戈木係天津。敬請海內外作者不吝賜稿。

「作品叢書」早在同人計劃之中，但以一個月刊的經費來支持一部叢書，不唯不容易，而且竟是不可能。爲彌補此缺陷，同人等計劃出版一部叢書及雜誌混合型體的月書，收集一位作者的作品。全書係三十二開本，百頁以內，月出一冊，定名爲「作品雜誌獨人文庫月書」。下期決定刊載一首千行長詩。

重申本刊宗旨：不類屬派別，不標榜主義；我們認定這是一本純文藝創作的刊物。

晶作

編主野田

純小說號2

生活

秋螢

鉄・破竹籃子

譚洛夫

回鄉

張金壽

第二十五支隊

畢基初

轉職

吉戈木

旋風

夏穆天

版出日五十月十年二十三

生

活

秋

螢

馮振倫帶着一身疲倦，從班上回到家裏來。像是每天一樣，默默地吃完了晚飯，便沮喪地把自己臥倒在炕上。

屋子裏總是陰森森的，而且窄小得簡直如同一具棺材。孩子哭叫，妻子眉頭永遠是纏結在一處，唉聲嘆氣，對生活抱怨。

於是一種煩惱痛苦的感情，把他壓迫得非常厲害，就像有一隻燒紅了的鐵錘，沉重地在他心上敲擊着。

窗外淋着夕雨，暮色中閃着白光。

蓋滿灰色雲層的低空，從敞開的窗子窺進來，屋子裏似乎更潮濕而冷寂了。

與他住在對面東廂房裏，那個賣唱的歌女，正在用着哀婉的韻調，練習着四郎探母，那喉嚨就像木頭做的一樣，聽起來叫人非常難受。同時隔壁那家私煙館，什麼人故意想把嗓子壓低，柔和美妙地哼着：

「我這心裏一大塊，

左推右推推不開，

伯生病，偏偏又把病兒害。

又一個人接上去：

「不是病來可也不是災。」

這就是你多情人，

留給你底想思債。」

這聲音執拗地飄送到馮振倫底耳裏，如同塞入一根頭髮似的不舒服。又像是在陰沉的暮秋，一股混濁的污水，在他腦子裏奔流。並且那烟館女主人底尖銳地淫笑，更引起他一種生理上底壓惡之感。

外邊底夕雨，忽然大起來，沙沙地打在院子裏。雨挾雜着風，侮慢地搖撼着屋窗，在忿怒綿密的雨陣中，沉悶的雷聲，粗厲地在暗室中迴蕩着，滾落着，一直壓迫到地面。

風把傾斜的雨絲，扯成了碎點，打進屋子裏，馮振倫站起身剛把窗子關好，突然一個人鹵莽而慌張地從外邊闖進來。他吃驚地望了這來人一眼，然後才指着他那淋了滿身雨水的衣服怪問道：

「老羅；怎麼下這樣的大雨還跑出來啊？」

「朋友，我底運氣來啦，慢慢地我便會把生活一點一點地弄得好起來。」這個人把他那魁梧的身體，挺得像是一棵筆直的樹幹，快活而得意地說。並且特別把那「運氣」兩個字說得非常響亮。

「是得中了頭彩呢？還是拾着了巨款呢？」在馮振倫底臉上，立刻浮上一層輕微的蘊藏着嘲弄的冷笑。

「你這傢伙，笑什麼啊？——又以為我老羅在吹牛皮嗎？」

「你怎麼會好起來呢？並且我們誰都是一樣，除了窮愁，煩惱，痛苦以外，什麼也沒有，生活始終不會讓誰好起來！」

「那你是瞎說！」他把淋濕的外衣脫下來，一邊擰着水，一邊驕傲地反駁着朋友底話：「一個人既然要活得好，沒有活的法子怎麼會行？第一你得懂生活底訣竅！」

「得啦！是不是手裏又有幾個錢了？」

「這倒是真的，所以想找你喝點酒，一有錢我便不願呆在屋子裏。」

「我底天！外邊下着這樣大雨，怎麼出去呀？」馮振倫突然發笑起來。

他從那狹小的後窗遙望出去，風雨中的街景，果然空蕩得找不到一個人底影子。除了偶爾有一輛兩輛汽車，驚慌地在稠密的雨陣中跑過去，便祇有粗大的雨點，打在沖洗得黑亮的柏油路上，然後濺起白色的水霧。

「這暴風雨是不會下長的。」他轉過臉，肯定地說。同時坐在一隻破舊的椅子上，望着馮振倫妻與孩子底臉，使他非常煩躁。

方才塞滿在他胸中底快樂與歡欣，一下子不知都飛跑到那裏去了。他陰鬱地想，這也是一個人底生活嗎？其實生活窮一點也許不要緊，就怕沒有快樂！但是這朋友底沉重担負，恐怕這一生也不會有快樂的了！

——將來我把自已弄好一點，一定要對他幫助一下。

這樣的思想在他心頭一闪，使他立刻有一種驕傲的自信，相信他一定能幫助這朋友的，並且他會有這種力量。

暴風雨果然很快地過去了。

雨天的黑夜，是來得非常迅速，兩個人並肩地走出來，踏着積水的泥路。小雨還是濛濛地落着，在斜風細雨中，街燈放出暈黃的暗光。暴雨過後的馬路，浮現在人們底視野，是靜穆而疲倦，街樹底枝葉，經過強力的壓迫，都無力地低垂下來，但敷滿塵土的葉子，却顯得鮮豔濃綠了。

小雨點打在他們底臉上，便有一種痒酥酥的感覺，因為雨並不大，所以兩個人竟用着散步的姿態，一邊走一邊慢談起來。就這樣一直走進一家小飯館裏，費了許多話，那僕信才狡滑地答應了給弄一點酒，並且低抑地耳語，結結巴巴地說：

「我們並不是有酒不願意賣，不過衙門看見不行啊！……」

但是他們却再沒有心聽下去。

酒菜擺上來的時候，馮振倫一口喝到肚子裏以後，望着他底朋友羅凱說：

「酒真是好東西啊！祇要一喝到肚子裏，便什麼都忘了，什麼也不想。」

「一點不錯！它給人們底雖然是空虛的興奮，但喝起來的時候，到底是快樂的！」

酒力底刺激，使兩個人變成了更親密的朋友，話也越談越興奮了，並且思想都是同樣的，你一句，我一句地談得海闊天空，都在夢想着發財。羅凱最後的結論是：

「祇要我們有一點錢，馬上便會把這困苦陰鬱的生活改變一下了。」接着停了一會兒，又輕輕地說：「雖然有人說，現在不是有錢與沒有錢的問題，但有錢倒底是比窮好得多，所以我現在也在想法發財。」

但是馮振倫却大大地嘆了一口氣：

「你說的很對，不過這却是沒有法子的事呀！」

「怎麼沒有法子？」羅凱反駁地問着。然後神祕地輕輕地說：「我最近跟一個人也學會了做買賣了，起初我還當做扯談，後來我賺了一點點錢，弄得我非常有趣，簡直就像遊戲一樣，錢來得太容易了。可惜我沒有太多的資本！」

馮振倫立刻明白了這朋友底話，不禁又笑起來，玩笑地說：

「當初你是學經濟的，所以現在才懂得做經濟犯！」

「笑話！不要再提書本子上的事，誰能再指着那些書本子上底知識吃飯呢？」

馮振倫底心裏，這時覺得有一點滑稽，但是又有一點感傷。這坐在面前的朋友，當初是在大學裏經濟係的高材生，可是現在却幹起這經濟犯的勾當了。他困惑地想着，究竟是什麼力量，不能讓他們平靜地，安適而潔淨的生活呢？

突然從隣座木板隔壁那邊，傳過來什麼人醉酒的粗嘎聲音，毫無忌憚嚷着：

「對，喝酒吧，愛女人吧，除了這樣，還有什麼是快樂呢？」

「滾他媽女人底蛋吧！」另一個接着罵起來：「女人，我恨死她們了！」

「那你是嫉妒，因為女人不愛你！」

「哈哈！」一聲乾燥地暴笑，像是高音的顫抖鋼條，從喧聲中衝出來：「誰說女人不愛我？從前也有過一個姑娘熱烈地愛過我，起初我還非常冷淡，但是我越冷淡她越向我親熱。她甚至說用她整個底靈魂，全部的血液來愛我，並且說在這世界上就愛我一個人。可是我漸漸地被她那熱情燒得熾烈起來，她却對我一點一點疏遠了。那個時候我併命地向她身上追求愛情與幸福，想佔有她，可是不知怎樣一來，她却不理我了。於是愛神好像最後望我一眼，說：『啊！你是個什麼傢伙啊，你不懂得戀愛！』從此也再沒有人愛我，我也再不敢愛女人了。」

這一連串的急語，如同下雹子似地射出來，聲音又高又銳。反應是一陣哄笑，在天棚中迴蕩着。嚇得那惶惶吃驚地警告着：

「諸位，小一點聲不行嗎？小一點聲不行嗎？」但是聲音雖然都低下去，談話仍舊是繼續着。

「他說的很對。」又一個人同意地小聲接下去：「女人好像酒一樣，你少喝一點，它會給你微醉的興奮，如果你要沉醉的狂飲，那便變成痛苦了。女人便是這樣東西，祇有她需要你時你會得到溫存，如果她與你玩膩了，那便像擲掉一雙破皮鞋似地把你拋開！」

「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另一個聲音反駁起來，「你們是把愛情解釋做玩笑與欺騙了，這都是失戀後的狂語！」

這聲音聽到馮振倫底耳中，是非常熟悉的。他底話剛說完，便向羅凱悄悄地说：

「你聽，這是林銘。」

那邊底聲音又起來了：

「祇有正沉醉在愛情的人，才讚美戀愛。」

「對啊！我們倒忘了，老林現在戀得非常快樂！」

「快樂？」又是林銘底聲音！「我並沒有說戀愛就是快樂。」

「那麼你是爲找痛苦才戀愛了？」

「那也不是，也許是我早就有痛苦。」

「可是戀了愛更痛苦，反正你是怎麼都痛苦，對不對？」

馮振倫與羅凱還想聽去，但是那邊底談話却扯到增薪問題了。本來他們想招呼一下隔座的林銘，但是礙於許多不識面的人，所以一直到飲完了酒，却始終沒有去招呼這朋友。

從這家小飲食店裏出來，雨已經完全晴了。幾棵小星在夜空中閃灼着，雲層迅速地浮動，輕盈的月光，便有時浮現與隱沒。

雨後底夏夜，是多麼溫柔美麗呢！但在這優美芬芳的月夜，好像有一種什麼力量，却偏把馮振倫底思想集中在他胸前那痛苦煩惱的感情上。

他覺得這生活似乎對他們故意鬧着殘酷的玩笑，凡是他們所不快樂而憎厭的東西，都送到他們眼前，可是他們渴望的事，都一點也不給他。

「一個人也許永遠不會對生活滿足，總是貪婪地追求什麼。譬如我們因爲窮，所以想發財，但是林銘却併命想在一個女人身上追求幸福與快樂，這便是證明他能吃飽飯，解決了飲食又想愛情了。」羅凱走在馬路上，有點感觸似地說。

「你爲什麼這樣說呢？難道我們底一點可憐的希望便是過份的貪婪嗎？就是林銘我也非常同情他，你能說他底戀愛不對嗎？一個人誰都想活得快樂，但是他那不合理的婚姻，却會斷傷他畢生的幸福，絕不能因爲舊禮教的壓迫，便勉強忍受下去。他如果有一個心愛的女人做妻子，他一定會好好地生活下去，而且會有一些生氣，不能這樣頹廢萎頓，過着慢性自殺的生活，他一個人住在旅館裏的孤獨，也是痛苦的啊！」馮振倫替林銘辯論着，「他如果也把故鄉中那妻子接來的話，將來一定與我走上同一的命運。」

這一晚上，馮振倫回到家裏，因為酒底刺激，使他不能入睡，雖然窗子是敞着，但還覺得屋子非常狹小。最後終於爲了夜色的溫柔，他却跑到院子裏。又仰望到那銀色的月光，與美麗的星羣。他突然覺得天地是多麼廣闊，可是人却都是可笑的愚蠢，偏擠在一處，並且沒有一個人會制止自己底貪婪與殘酷，而在推着擋住他自己路子的，所以不斷地互相殘害。

譬如隔壁那家私烟館，這幾天却有人正在計劃着怎樣舉發他們，而想承繼這買賣。他想那沒有人住的天空，偏會點綴了那樣多美麗的星子，但是這人類活着的地面，點綴的又是什麼呢？……

這院子底建築，與活動的人羣，像是他們生活一樣。每家底屋子，都老舊而灰暗，破舊的門窗，污穢的玻璃，處處表現出每一家屋主人底貧賤。

雖然是夜裏，但仍舊不時地傳出來一些孩子因臭蟲與蚊子咬得不能安眠的叫嚷，與大人粗暴地叫罵。住在這院子裏底人，好像性格都非常暴躁，而且說起話來更粗野得很。他常常會聽見夫婦們，因爲一點不值得的小事，便吵罵起來，但是事情過去以後，又很快地和好了。

吵罵與打架，便像是他們唯一的消遣一樣，所以在這院子裏，會每天聽見不同的叫罵與喧鬧。生活是陰溝，他們這些人便如同陰溝中的蛆蟲，並且誰也爬不出去。

一天，他又從班回來，還沒有走到自己家底門前，便看見院子裏又擠滿了圍觀的人，他知道一定又出了什麼事。等到走到眼前時，原來那賣青菜的小販孫財失蹤了，她底妻子頭髮蓬鬆着，臉上像是吃了毒藥一般地痙攣，鼻涕一把眼淚一把地哭訴着：

「這可怎麼好呢？這可怎麼好呢？我領着這兩個孩子怎能過下去啊？本來今天不讓他上街，但是他偏去——到底回不來了！」

馮振倫不用細問，他已經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今天上班時，走到大街上，他曾親眼看見了許多小販們底驚慌與奔竄。又是逮捕浮浪者了。

弄晚飯的時候，院子裏又響起來婦人對孩子們底咒罵聲：

「狗崽子，怎麼還不叫車壓死啊！每天總是在街上閒蕩，你們不會幫助大人幹點活嗎？」
一些女人們尖銳地吵罵，使馮振倫每一根神經末梢都感到不舒服。

晚飯以後，他又漫步到街上。他是不能安靜地呆在這吵罵與叫罵裏。
季節已經是蒼老的秋天了。

秋天也許是多雨的季節吧？落過幾天秋雨的一條灰色的石子路，好像愁慘地呆望着沉悶的天空。石子的空隙處，填滿了泥沙，經過雨水的沖洗，那石子却顯得非常潔淨。

絲弱的夕陽，漸漸地落下去，一種迫人的濕氣，充滿了夕暮的路上。樹底黃葉在戰抖，做着死的掙扎。
從什麼地方，傳過來寒砧的緊急敲打聲，那短促沉重的音調，就像石子飄落到水中一樣，很快地又消逝了。
秋風與落葉，渲染出季節底淒涼。

漫步在這黃昏的石子路上，馮振倫感到一點寒冷。妻對孩子底那怨罵，又響在他耳邊：

「鬧吧，等着冬天一來，便會凍死你們這些東西了。」

可不是嗎？這晚秋底寒風，已經處處預示出初冬底嚴寒了，三個孩子底過冬衣服，是一點也沒有啊！不用說手中沒有錢，就是有錢的話，又到那裏去買呢？

這世界好像什麼都沒有了，不，也許都藏起來了，或者有錢人能以高價私買到的吧？由這私買問題，又使他聯想到那個忙着做經濟犯的朋友羅凱。

他們已經半個多月沒有看見了，也許這個朋友真的把生活弄得好起來了吧？事實也的確是這樣，馮振倫每天聽到的，都是一些經濟犯底暴發消息。單祇在這秋收的季節，便有許多人在暗中囤積私糧，連粗紅的高粱米，都賣到一斤兩元以上了。

「老馮，這麼冷還在街上閒蕩什麼呢？」

突然後邊一個人叫着。等他回過頭去時，才看出來是林銘。

「爲什麼老不到旅館去看我呢？」林銘非常親切地握住他右手問道。接着略帶驚訝地望着他臉說：

「朋友，你怎麼瘦得這樣啊！」

馮振倫陰鬱地嘆息了一聲：

「是的，我已經瘦得不像樣子了！」

「生活一點也不會好起來嗎？」

「怎麼會好起來呢？我看，這一生也不會讓我好起來的！」

馮振倫底最後回答，聽來却如哀哭一樣。

像是有一隻冰冷粘膩的手掌，在林銘底身上摸摩一樣，使他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他知道這站在他面前底朋友，是眼看著要被生活給壓倒的了，並且誰也沒有力量把他拉起來。

「到我底旅館談談好嗎？」沉默了許久，林銘突然這樣請求地說。

馮振倫便無可無不可地跟着他往旅館底路上走着。

街燈已經亮開了淡黃的冷光，愁慘地望着路上底行人。

秋風中，路人是非常稀少了。

這裏距那家旅館並不太遠，所以不到半小時，兩個朋友便走進旅館底一間小屋子裏。

「吃過飯了嗎？」林銘讓馮振倫坐下以後，這樣問着。

「早已經吃完了。你還沒有吃嗎？」

「不，我方才也在街上吃過了。」

屋子裏底燈光並不太明亮，冷峭的夜風，在外邊輕輕地響着，有時從窗口中吹進來，便激起一種尖叫。

「你看。」林銘指着屋子底四週，對馮振倫說：「這屋子該多麼陰森森的啊！你也許厭惡着有妻與孩子的生

活，但是我這孤獨的寂寞也太淒涼了！」

「那麼爲什麼不把太太接來呢？」馮振倫無意地問着，接着他又後悔這問話會使林銘不快。但是對方却很平靜，不像從前那樣，一提起妻子便氣憤起來。

對坐在暗淡的燈火下，兩個人却好像想不起說什麼話來。

一到夜裏，小旅館底空氣，並不是寂寞的。許多歸來的客人，與賣唱歌女底笑謔，歌聲，充塞了各處，像是一隻生了鏽的水壺，有滾水在沸騰一樣。

馮振倫聽着外邊的清唱，不禁又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說：

「如果在心情不快意的時候，連聽到別人快樂的歌唱，都是痛苦啊！」

林銘並沒有回答這朋友底話，兩隻眼睛茫然地望着地板，好像在沉思着一件事。除了外邊底轟鬧聲以外，屋子裏却異樣的沈寂起來。

「最近我想離開這地方。」突然他抬起頭來，對馮振倫沉重地說。

被這突來的言語，使對方驚奇地望了望他底臉，困惑地問道：

「到那裏去呢？」

「不知道，總之，我不願再呆在這裏了，雖然這裏好像有一層黏土，貼住了我底兩腳，但是我知道再呆在這裏，是使我愈陷愈深，不會給我幸福與快樂的了。」

馮振倫是懂得林銘底言語，但是他却找不出什麼話來回答，一任他激情地說下去。

「朋友，一切對於我都是一種空虛的靈感，一點沒有收穫的慾念，現在對於我也漸漸稀薄了。我底慾念，已經變成了熾烈的火焰，把所接觸的東西都燒毀了。」林銘說到這裏，又突然停下來，像被什麼梗住一樣。

「你是不是爲戀愛所苦惱呢？」馮振倫乘他底話停住以後，才虛聲下氣地問了一句。

「也許是的。」林銘含混地回答：「雖然我還能工作，並且經濟對於我也不太壓迫，但這並不是生活，我！」

他底話還沒說完，門外却響起一種輕輕地敲擊聲。

「進來！」他停止了說話，對門外喊着。

門開了以後，進來的却是一個輕盈的少女。在燈光下，顯得非常美麗，她一走進來，在那櫻紅的嘴唇上，便顫動出一個快樂而稚氣的微笑，兩眼盯着林銘底臉問道：

「又是與誰生氣了嗎？你看你激動的樣子該多麼怕人！」

同時一眼瞥到馮振倫時，便招呼一聲：

「馮先生，什麼時候來的呀！」

「我，也是剛到這裏。」

馮振倫對這少女是認識的，她便是林銘底戀人浣芳。

「怎麼這麼晚了還出來呢？」林銘以一種不是自己所願有的冷漠問着。

「我剛從一個同學家裏來，所以順便走到這來看你。」

「你不怕家裏不允許麼？」林銘帶着一點諷刺的意思又淡漠地問。

「有什麼不允許呢？難道說一個女孩子晚上就不准出來嗎？」浣芳並沒有意識到林銘底譏諷，仍然帶笑地回答。

這時馮振倫覺得他是不適於在這裏多留了。

「我要走了。」他站起來。

「不要走，外邊不是剛黑嗎？」林銘挽留地想攔住他，但是馮振倫已經拉開了門。

浣芳也不好意思地跟着說：

「馮先生爲什麼看見我就要走呢？那麼我先走好了。」

馮振倫祇是笑了笑，同時推回想送出來的林銘。

屋子裏突然又異樣地沈寂下來。

浣芳帶着一種溫和的眼光，凝視着林銘那沮喪的面孔，熱切地責備着：

「爲什麼老是不高興呢？銘！我得罪你了嗎？怎麼不說話啊！」

對方仍舊是沈默着。

停了一會，浣芳仍舊追問道：

「銘！到底爲什麼不與我說話呢？」

「讓我說什麼呢？」林銘悶住一般地反問。

在浣芳一向視爲溫順的林銘，現在看來却有一點粗暴了。林銘冷淡地回答，好像傷了她十九歲的少女芳心，一顆明亮的淚珠，開始沉重迅速地落下來。接着她便把臉埋在兩隻乳白色的小手裏，兩肩抽動着，哭得是那樣的溫柔。

林銘不動地望着她，心有些軟化了。他幾乎也想到哭，但是却没有淚，心裏反像塞入一種冰冷粘膩的東西。在從前他一定要動手抱着她肥滿圓潤的兩肩，和吻着她底手，在胸前緊偎地用着柔軟的低語在勸慰，可是現在不知在怎樣一種情緒下，却不願再這樣做了。

他對於自己底殘酷，又好像感到快意，但在快意中却混着大量的痛苦。時間在難堪的沉寂中滑過去。

浣芳再一次抬起頭來，用小手絹擦一擦紅腫的眼睛，整理着額前有點蓬亂的長髮，然後哀怨地又瞥了林銘一眼，幽幽地說道：

「我知道你爲什麼在惱我，但是難道你不會原諒我底苦衷嗎？雖然我並不怕人們底毀譽，體教的束縛，願意跟你一同走出去，可是你終是有妻子的人啊！早晚你底太太要找去的，那個時怎麼辦呢？」

一聽到浣芳說出他有妻子的話，林銘底心上，便像遭受一隻燃紅了的鉄針狠命地刺着一樣疼起來。他想再一度告訴她，怎樣確保不會叫那女人找到，並且在這禮教下他怎麼沒有與那女人離婚的可能，所以才想到與她遠遠地走開。同時他却懷疑到浣芳對他愛情的真摯，他想如果她對自己真有一種熱誠的愛情時，是不會顧及到這些的。

所以最後他還是冷冷地說：

「我明白我是沒有資格來向你約求這事的，我並不惱恨你，我祇有恨這社會底禮教，與命運給我底不幸吧了。可不是，連一個口說愛我的人都以爲我沒有再與女人結婚的可能，我還希冀什麼呢？所以我現在決定離開這裏了。」

「銘！原諒我吧！」浣芳底眼淚又流下來，聲音中混合着痛苦：「我知道你底難過，但你應當替我想一想我底地位，並且我們又能走到那裏呢？假如你沒有結婚……」

林銘立刻困惱地攔住了她底話：

「不要再說了，我是誰都原諒的，現在請你還是趕快走吧，夜已經不早了，回去晚了，你底父母不是又要問你了嗎？」最後把聲音又壓得非常溫柔：「芳！我真的不怪你啊！我永遠不會懷恨你的，我決定要離開這裏，也是爲了你，你知道嗎？我再常住在這裏，苦了你，也苦了我，所以還是早早離開吧！」

夜的確是不早了，雖然浣芳還有許多話，但是不能不痛苦地走了。

這一夜，林銘幾乎整個的晚上不能入睡，他痛苦地自問，爲什麼自己還未過完青春的時期，便在生命中得不到一點快樂呢？是誰說過，「沒有愛情的生活，便是死滅。」

越這樣地想着，積壓在心上的痛苦越擴展起來，使他完全變成一個戀愛至上主義者了。

是一個落着小雪的初冬之夜，馮振倫懷着一棵悲涼的心情，默默地送走了林銘。當他從火車站踏着舖滿初雪的夜路歸來，又是一個使他震驚的消息，幾乎使他喘不出一口冷氣。

羅凱終於因為沒有太多的金錢聯絡官方，而以經濟犯的罪名被捕了。

但是妻子躺在炕上肚子底陣疼，又使他沒有心思來想這朋友底遭遇，女人腹中底胎動，是預告他不久將又有一個小生命要投入他們這窮苦的環境裏了。

夜是深沉而又陰冷，雪花像是棉絮一般的大起來，他摸一摸衣袋中僅有的一張拾元紙幣，冒着外邊漫天的風雪，跋涉着舖滿泥雪的路子，向一家助產的小醫院走去。他底心也好像為風雪所凍結了。

文 藝 (南京)

介 文 編 (南京)

紹 文 藝 青 年 (南京)

半 月 文 藝 (高郵)

十 月 改 革 號

鉄・破竹籃子

譚 洛 夫

趕一羣鴨子上河灘的時候就是這麼吵鬧的。

四年級生王若仁從桌子上跳下來，在講台上撿了一個粉筆頭兒，向同伴張其昌說：

「劉老師剩的粉筆頭兒總是特別長的，嘻嘻。」
裝了一副鬼臉。

張其昌呢，因為粉筆頭兒讓王若仁先搶到手了，很不高興答理。

王若仁擰着腳尖，伏在黑板上，畫了一匹大烏龜，把尾巴拖得老長老遠，就着寫了三個字：
「李德全」

跟着下面拍起巴掌來：

「哈哈，李德全王八且！李德全王八且！」

李德全正在坐位上算鷄兔問題哩，畫到第二十四只兔子的時候就被同學這樣叫的抬起頭來了。他看見黑板上畫着的大烏龜的尾巴上拖着自已的名字，氣的立起身說：

「看我稟施老師！」

「施老師，屎老師！」

下面跟着：

「哈哈。屎老師！屎老師！……」

王若仁很得意的跳下講台，故意打李德全的身邊撞過去，並且用鼻子使勁的哼了一聲。

李德全正預備畫二十五只兔子，給王若仁一撞，鉛就斷了。他一把抓住王若仁：

「好好，賠我的鉛筆！」

「呸！老子鉛筆成打的放在家裏，就偏不賠！」

「看你不賠，我稟告施老師！」

「嘻嘻，又是屎老師尿老師的！」

「什麼事都稟告施老師，怪不得品行分數會得九十八哩，不要臉，不要臉！」

張其昌也從講台上跑下來了，站在王若仁的背後，伸長了舌頭，用指頭在自己的臉上拚命的刮着。

李德全氣的哭起來了，哽咽着：

「非稟告……」

「屎老師！」

「哭哩，不要臉！」

「上位上位，施老師來了！」

級長吳成志叫：

「一——二——三——」

全體起立，鞠躬，坐下。

王若仁開開抽屜，左翻右翻找不到一本國文書，他低聲問張其昌：

「喂，我的國文書呢？」

張其昌暗暗的用脚一踏：

「呸，桌肚下面。」

施老師正轉過身，他用粉板擦子敲着黑板上的那匹烏龜的大肚皮，「刮刮」的發響：

「這是什麼人畫的？」

沒有人敢作聲。李德全的眼淚還沒乾哩。

王若仁從桌肚裏竄出來，向後面伸伸舌頭。

施老師擦着黑板上的烏龜，「刷刷刷刷」。

下面像忽然飛來一大陣蚊子，嗡嗡嗡嗡的叫起來了。抽屜和椅子腿「踢搭踢搭」的響。

施老師又敲着黑板：

「靜一點！靜一點！」

然後把粉板擦子掛在一根洋釘上。然後在黑板上寫了兩個大字：

獻 鐵

施老師轉過身，兩手撐在講台上，慣常的預備說話的姿式。他說：

「我問你們！中國現在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王若仁答！」

王若仁慌忙的立起來，鋪在腿上的花生米撒了一地。

「不知道。」

「哼！張其昌！」

張其昌搖搖頭，也站起來了。

「哼！爲什麼都不知道？週會上校長不是講的嗎？不用心聽講，罰站！」
施老師繞到講台前，他問：

「有那一個知道的！」

李德全，吳成志，謝學禮，黃費生等等都舉手了。

「李德全第一個舉手的，李德全先答。」

「中國現在，是在一種，生死存亡的戰爭狀況之下。」

施老師點點頭，伸出一只手，像要按納下甚麼東西似的：

「嗯，坐下。大家聽着！中國現在是在一種生死存亡的戰爭狀況之下！」

大家一聲不作的坐在坐位上，四五十個臉直線的朝着施老師，只有王若仁和張其昌并排的站在當中，那副樣子真叫人發笑，可是有誰敢笑一聲呢！四五十個頭跟着施老師慢慢的移動。

「可是，我們爲什麼要『戰爭』呢？」

施老師向大家發問。大家一起答：

「爲了保護我們的國家。」

「戰打勝了便怎麼樣？」

「有國家。」

「打敗了呢？」

「沒有國家。」

「有國家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就能唸書。」

「沒有國家呢？」

「我們不能唸書。」

「嗯，不錯。大家靜一點！」

施老師打教室的後面，一個一個看過來，看到王若仁和張其昌，他就一瞪眼說：

「坐下！」

王若仁和張其昌撲落就坐下了。王若仁摸摸大腿上一粒花生米都沒有了，明知都潑在地上，可是不敢向下看一眼。

施老師問：

「昨天我們上的那一課書？」

「『猶太人的悲哀』。」

有的還在埋着頭翻書哩。

「吳成志起來唸一遍。」

吳成志從最後一個位子上立起來，兩手捧着書，把臉全部給遮上了。他先唸了題目：

「『猶太人的悲哀』。」

然後，接着，一個字一個字用力的唸下去：

「猶太人是沒有國家的民族，他們有的做小販，有的賣唱，有的做乞兒，到處無依無靠的終年流浪。」

「有的國家不讓他們寄生在裏面，把他們一批一批的驅逐出境。這些被人家驅逐的猶太人毫無抵抗的逃到別的地方去。他們永遠這樣被驅逐，無一定住所的終年流浪着。」

「每逢人家飲酒團圓，放鞭砲過新年的時候，這些無家可歸的猶太人就只能三三兩兩的結合在街頭，擁抱着，痛哭起來。」

施老師一直低着頭沉默着，這時他抬起頭來，滿臉上貼着很嚴肅的皺紋，他說：

「各位小朋友！」

停了一會兒，又說：

「各位小朋友！沒有國家的民族就要變作猶太人一樣，他們被人家從東趕到西，從西趕到東，無家可歸，到處流浪！到處討飯！各位小朋友！沒有了國家，大家還能坐在一起這樣唸書嗎？」

大家一聲不響，仰着臉，忘了脖子酸。

「各位小朋友！猶太人因為起初不愛他們的國家，所以到後來就沒有了國家！現在他們才感到沒有國家的悲哀，但是後悔已經太晚了！各位小朋友！現在我們有一個國家，大家應不應該愛他呢？」

「愛！」

「愛！」

「各位小朋友，現在我們的國家正在生死存亡的狀況中，大家應不應該更愛他呢？」

「更！」

「更！」

「各位小朋友！大家不願意作猶太人，就應該愛我們的國家，大家的國家！現在，爲了保護我們大家的國家，我們已經參加戰爭了！我們應該都來擁護！」

「擁護！」

「擁護！」

大家把拳頭都舉起來了，連施老師也舉起來了。施老師一邊舉起拳一邊向大家叫着：

「靜一點！靜一點！」

等大家都放下拳頭，靜下來的時候，施老師又說了：

「我問你們，打戰要什麼？」

「兵！」

「兵！」

「除了兵，還要什麼？」

「大砲！」

「還有呢？」

「飛機！」

「機關槍！」

「槍彈！」

「輪船！」

「……」

「大家靜一點！靜一點！」

施老師連連搖起手來了，好像搖着一面小旗子。

「大家！諸位小朋友！但是我們都不能當兵，怎麼辦呢？我們都不會製造大砲，飛機，輪船，怎麼辦呢？」大家毫無辦法了，都張着小嘴。

「諸位小朋友！我問你們，大砲，飛機，輪船，都是用什麼做成的？」

有一個人低低的說了一個字：「鐵！」全體就觸電似的叫起來：

「鐵！鐵！鐵！」

「對了，鐵！那麼，我們就有辦法了。我們大家都把鐵拿出來，獻給國家，製造成大砲，飛機，輪船去打戰，保護我們的國家！這就是我們的辦法！」

施老師三步兩步跨到黑板下面，指着上面寫好的兩個大字，高聲說：

獻 鐵

大家都在坐位上不安穩了，像糞缸裏忽然落下一個香烟頭，蛆虫一樣的騷動起來，並且還吱吱喳喳嚷着：

「獻鐵！獻鐵？」

「安靜一點！安靜一點！」

施老師又高聲說話了，還是那樣，搖着一面小旗子似的。

「大家不願意做猶太人，大家都應該愛國！『獻鐵』，就表示我們愛國！愛國，是我們最好的品行！所以，這一學期的品行分數就看各人的獻鐵的多少而定；就是，那個獻鐵最多的，那個品行分數就最多。」

大家又吵起來了。有人問：

「施老師，削鉛筆的刀子要不要？」

「施老師，壞的鋼筆尖子要不要？」

「施老師，沙汀魚的罐子要不要？」

「施老師，滾的鐵環要不要？」

「施老師，洋釘要不要？」

「施老師，雪花膏瓶子的蓋子要不要？」

「……」

「都要，都要，凡是鐵的東西都要，不管好的，壞的，發亮的，鏽的，都要。」

大家還有很多要問的哩，可是：

「噓！噓！噓！」

下課了。

「好吧，明天大家把鉄都帶到學校裏來。下課！」

級長吳成志叫：

「一——二——三——」

大家起立，鞠躬，坐下。

二

施老師剛走出教室門，灰布大褂的衣角兒還飄呀飄的在門縫裏。王若仁就一縮，竄到桌子肚裏去拾他的花生米了。一會兒他又竄出來，握着一大把花生米，一粒一粒的拋到半空中，然後再用嘴接住，吃下肚。又像喂狗似的，拋了兩粒給張其昌吃。

這時大家都討論得很起勁。王若仁的花生米吃完了，他學着施老師的模樣跑到講台上，墊着腳，指着黑板上那兩個大字，學着施老師的喉嚨：

獻 鉄

大家爲這怪里怪氣的聲音，都看着王若仁。王若仁顯得很英雄，繼續學着施老師的話：

「大家！什麼叫做『獻鉄』？『獻鉄』就是愛國。什麼叫做愛國？」

「愛國就是得品行分數。」

張其昌搶着代答了。

王若仁笑得拍了巴掌。他說：

「我有十五個沙汀魚罐子！」

他伸出一雙手，並且連翻了兩個身：

「還有一架坦克車發條斷了，也加在裏面吧。哼，這一次的品行分數怕施老師再打我五十分！」

王若仁跳下講台，走到李德全的面前，很得意的說：

「你能有幾個沙汀魚罐子？哼！可這一次看誰的品行分數多！」

李德全掉過臉，不理他，跑到吳成志他們那一夥去了。

他們那一夥討論得正起勁，四五個人擠在吳成志的一張小桌子上。是謝學禮先看見了李德全，問他：

「你家裏有多少錢？」

李德全搖搖頭，他想起這學期的品行分數，滿頭大汗，用手裏的拍紙簿擦了擦，拿下來一看，急的叫起來：

「糟啦！晝好的鬼子都給揩潮了！」

「喂，我問你，你有多少錢？」

「我不是向你搖過頭了！」

李德全把小腮巴鼓成兩個皮球。

「媽的，誰有工夫看你的頭！」

「沒有錢就沒有品行分數啊！怎麼辦呢？」

「我家裏只有一只量米的洋鐵罐子，媽媽一定不肯給的。」

大夥兒都張大着眼睛，你看我，我看你，想不出一個辦法來。

吳成志忽然先拍了一下大腿，笑起來：

「我們都把各人家門口的門牌取下來！那是鐵的！」

「對，對，對！」

大家也跟着拍起大腿來了，可是拍着拍着，李德全忽然說：

「不對！」

大家就安靜聽李德全的！

「一個門牌能有多少鐵？王若仁他就有十五個沙汀魚罐子哩！還加上什麼一個坦克車！我們只有一塊門牌，品行分數準比不上他了！」

「哼！我們的品行分數怎麼能比王若仁那壞鬼少！」

「說的是啊，可我們那裏找沙汀魚罐子呢？」

「有地方！有地方！垃圾箱裏。」

謝學禮叫起來，就預拍大腿了，可是黃費生却不住搖手，就像施老師那樣搖法，他說：

「我和十寶拾了兩年垃圾箱，就從沒看見過什麼沙汀魚罐子。」

「大家聽我說！」吳成志左手按着黃費生，右手按着謝學禮：「我有一個議決。」

「錯了錯了。」李德全跟着嚷起來：「公民上說的，一個人發表他的意見叫提議，最後多數人的結論才叫議決呢。這一次月考一定要考這個題目的！信不信？」

李德全慢慢的點着自己的頭，很有把握似的：

「因此所以，你應該說：我有一個提議。」

「好好，就算是我有一個提議吧。我有一個提議，我們到火車上去偷！火車上裝的鐵可真多啊，高高的堆着像一個山。昨天是我親眼在家門口的火車站上看見的。」

黃費生第一個高興的從桌子上跳下來。但李德全却吃驚的問。

「你說我們怎麼樣？」

「偷！」

「不行不行！施老師說的，偷東西是最壞的品行。」

「可是我們這一次偷的是鐵啊！偷鐵獻給國家，獻鐵就是愛國，愛國就是最好的品行。剛才施老師不是說的嗎？」

「對，對！而且我們不偷那裏有鐵？沒有鐵那裏有品行分數？」

「因此我提議，我們去偷！」

「議決，議決，偷！」

李德全也舉手附議了。

「可是，」吳成志說：「我們最好晚上去，晚上人家看不見。」

「讚承讚承，今天晚上！」

李德全剛從桌子上跳下來，一個粉筆頭正打着他的額角，跟着王若仁和張其昌就大笑起來。他正在想晚上一同去偷鐵的事，沒有去理會他們。

下午放學的時候，李德全挾着書包走回家。路上他看見有兩個人沿着牆上貼黃紙，黃紙上寫着四個字：盍爾勝會；又粗又大，好像是用大馬刷子刷的。

「今天晚上有和尚看了！」他樂的連路都不會走了，一高一低的跳着。但又想：「今天晚上不是一同偷鐵去嗎？」

就沮喪的垂着頭，氣的連掛在電線桿子上的紅紅綠綠的九連燈都不看一眼。

三

九連燈掛滿了一街，照耀得通天紅紅綠綠的。孩子們有的吹着哨子拉成隊伍滿街跑，有的擠在和尙的經台四周圍，連桌子肚裏也塞滿了人。

老和尚剛上台，傢伙打得正熱鬧。

但李德全，吳成志，謝學禮和黃費生四個人這時却蹲在冷冷清清的小火車站上的鐵絲網旁邊。每個人手裏提着一只小竹筐子。

「怎麼還不來？」

「真是！趕早偷完了還可以看到和尚。」

「我爸爸說的今晚還有道士跑五方哩！」

「我說道士比和尚好看，是不是？」

「我說九連燈最好玩，紅的，綠的，黃的，一連串起來，盪呀盪的，活像條大花龍。」

「媽的，街上不知有多少人哩！」

「小狗子今天還邀我跟毛兒禿他們開火哩！」

「媽的！小狗子這時不知玩得多開心！怎麼火車還不來？」

「別講話！狗叫！」

真的狗叫起來了。

「他媽的，整的真難受！」

黃費生在地上摸到一塊石頭，預備打狗，想想就又放下了：

「明天看老子用棍子敲死你！」

「噓——！」

吳成志把一個手指攔在嘴唇上，這樣吹出聲音，讓大家別說話：

「你們聽！」

鐵軌隆隆的叫起來，越叫越高。

「可不是火車快來了！」

大家忽忽忙忙的爬過鐵絲網，伏在鐵軌的旁邊。

火車鳴鳴的叫了兩聲，他們各自打了一個寒顫。又鳴鳴的叫了兩聲，有一道白光射過來。謝學禮以為是連環圖畫書上的胡蘆道人放的飛劍哩，吓的伏在地上不敢動。

火車「漆擦漆擦」的在他們的身旁停住了，「呼哈呼哈」的正喘氣。吳成志向大家一揮手：

「上去！」

大家就看準了一列裝滿了鐵的貨車，偷偷的，急忙的爬上去。都檢大塊的往小竹籃子裏裝。

「鐵條！」

「輪子！」

「這是什麼啊？」

「喂喂，沙汀魚罐子！」

「噓——！」

火車頭不住的「呼哈，呼哈」的喘着氣。

「哇！我的腳戳破了！他媽的，一個大釘子！」

「別作聲，黃費生！」

「你有多少了？」

「快滿了。」

有一盞綠燈規呀規的走過來。吳成志第一個看見的：

「有人來了！」

「快下去，下去！」

吳成志，謝學禮，黃費生三人一溜跳下地，提着小竹籃子，狗一樣的竄過鐵絲網，飛跑的趕回去看九連燈去了。

末一個李德全爲了多拿了一只鐵圈圈，慢了一步，跳下來的時候，那盞綠燈已經擱到面前了，一慌就抱着小竹籃子躲到火車肚裏去。

火車用力的喘了一口氣之後，「漆擦漆擦」的開了。但沒見李德全出來。

第二天，天剛朦朧亮，車站上的工人披着制服走到月台上來漱口。

「撲落！」

他手裏的漱口缸落到鐵軌上了。嘴裏啣着牙刷，「嗚哇哇，嗚哇哇」的叫起來。銅，血，屍體，破竹籃子，寂靜的橫臥在鐵軌上。鐵軌伸向茫茫的晨霧，有號聲有抖索。

穆 穆 主 編 文 運

第二期刊要目預告

匆匆
天津通訊
讀予且短篇小說後
遊滬雜記
照了鏡子以後
讀書小札

田 楊 一 劉 吳 林
野 鮑 塵 湖 樓 榕

南 京 野 草 書 屋 總 經 售

回鄉

張金壽

在一個特別炎熱的夏天，他揮着汗下了班，毒毒的日光映在他的枯瘦的臉上，使額骨變得格外高了，而且步履遲緩，兩腳像再也不能拖這身體走上遠一些路的樣子。西單牌樓是很熱鬧的，來往的人時常碰着肩膀走路，他這種歪歪斜斜的樣子很容易被人誤認爲一個突然要得急性傳染病的人，或者也許竟拿他當作一個三期肺病的垂死的人了。他只是垂着頭往前走，對於電車汽車的繁雜而嘈亂的笛聲漠然無聞。

實在他覺得他已經有些病，而且這病已到了相當的程度。從前十年起，他的一切遭遇對於他的心靈都是一種細菌，由那時侵蝕到現在，彷彿肺腑早已受到不能治愈的重創。他現在仍能夠活着的緣故乃在於身體並沒有受到病菌的重壓，所感受的精神的病症一時間却不能致人於死。

不過由於精神方面的霉黯，他開始有一種預兆的咳嗽了，他曾經仔細觀察過他自己，認爲精神如果被禁錮，身體方面很容易爲它的氛圍之內，不遭到其他得病的原因，只就這思想的影響竟也能使自己得一場大病的。「那時候我就要死了！」他這樣猜測着他自己的結果。

「死是一種探險嗎？當人的靈魂脫離軀殼後，飄飄於玄空時還有感覺嗎？那時候『我』當是怎樣的？……」許多這樣的思想一串串在他腦裏映演着，較之實際生活，他是更喜歡思想這些問題的。他幾次想作一次靈魂的探險，可是終究沒有去作，並不是沒有勇氣去辦，死在他已成爲歸回久別的家鄉一樣的懷戀，憧憬。「爲什麼還不自殺呢？」這問題想過多少遍了，原來他連自己把自己結束的力氣也沒有了，只是幻想着未來的家鄉，靜靜地等

待着不久的將來必要到臨的事情。

今年他覺得比往年都更不好，在夏天他覺得他病得很厲害了，要來的事終於來了，他反倒不能安詳地等待。昨天，那個星期日他整日走着，似乎想在人羣中去找主宰歸返家園的神，混亂的大街中卻沒有找着，他從早晨起，直到晚間，一直沒有停步，實在累極了，就倒在牀上睡去。而今天，湊巧發生一件不幸的消息，是他的職業又失掉了。

這是他早就有着預感的，他時常能把不幸的事情預料得一點不錯，這是他的不可解的經驗，比如突然他想，那一晚上要失眠了，果然就無論如何也睡不着。而失業也和失眠一樣，在他前三個月時就料到必有這樣的一天的。

「這是減輕負擔，」他走着想：「當一個人不願負責什麼事情時為什麼還必須勉強去負責呢？」前邊正在修補馬路，隔不遠一堆砂子，一腳踩上，驚嚇得使他要跑，這種突然受到的即使是一星點，只要使他當時所思想的不能繼續下去，於他便是極大的打擊。

「喂！看什麼呢？」一個工人喊他。

他回過頭看看，像沒有發生過這回事似地繼續往前走，這時他極力思索着剛才所思想的事，可是却想不起來了。知行書店的廣告却被他一眼看見，那廣告是一個文藝作家的隨筆集出版，上面說那隨筆乃是空前絕後領導文壇的。

「領導，哼，領導！」他低語着，這個廣告使他很快地聯想起最近有人想領導文藝作家的事情，他原是反對那種以文化作工具來博取名利的人，當看見這廣告時，不自覺地把前些日的思想又溫習了一遍。隨着，一種有刺激性的煩惱潮水般湧起來。他也是寫作者之一，原先也寫過不少，但他後來竟中止下來。因為他最厭惡用手段去保衛作品刊登的作家，而這樣的作家不但多而且頗為得勢，正如同他所處的任何現象，於是他氣忿得就與侮辱他本身一樣，氣忿的結果就是不再與這般卑劣的人們同作一切事以及同在各刊物列名字，由於任何刊物都是

這些人，所以他就不再寫作。這結果當然是不被任何人了解而得到「沒落」的譏笑與輕視的。

「習慣，這只是習慣！」他點點頭；「人人都那樣的時候爲什麼我還不那樣呢……？阻礙我的健康，阻礙我取一種清楚明白的厲害辦法來對那幫人的，就是易起衝動，我對人類抱有的期望太高。我不能先和他們合流，打入他們裏面，得到大權後，給他們一種深刻的教訓嗎？我這樣對別人失望但只苦惱自己的辦法算得什麼呢？我只管起這種毫無意義的衝動作什麼呢？」

帶着一種神經的抖戰他走入西邊的一條胡同內，再進入一條小胡同，小胡同中間便是他的住處了。這是一個小公寓，多半是附近學校的學生們住宿的地方，原來是住戶，後來房東把房客攆走，把房子全改爲單間，租與學生們住，這樣子房東可以多得一倍的房錢。

房門開着，迎門的椅子上坐着的老人急促地向他喊：

「志方，你回來得太晚了，王先生早來在這等你。」

他傲慢地走進屋裏，向他的同事王先生點點頭，隨即把身體幾乎是扔在椅子裏。

「你的事情還有挽救的辦法，」王知仁說：「所以我下班後趕緊坐車來告訴你。」

「事情有變動嗎？」老人站起來問王知仁。

「有！」志方解恨似地說：「事情沒有了。」同時看着他的父親，彷彿他急需賞鑒一位老年人的着急模樣，故意來使老人着急似的。

老人面容急速地變化，他的背部越發往下彎曲，蹙皺的手伸上去抵撐着蒼蒼的白髮，額部皺線彙到一起了。

「爲什麼呢？有什麼辦法挽救呢，王先生？」

老人十分迷亂地說着，顯然急於要聽到王知仁的答語。在旁邊的于志方却若無其事地笑着，彷彿大有深意似的，老人聽見了這吃吃的笑聲，茫然地看着他的臉。

最好的辦法是到科長家裏去一回，求他通融通融，或者能有再度回來的希望。」

「送禮！」志方由鼻子裏哼出了一聲：「又是送禮！」

「那沒有別的法子呀！你討厭送禮嗎？你的事情原來不是你稱職，就是被人送禮給頂下去的呀！在我們還沒有更好的方法以保持我們的地位時，送禮是一個安全的辦法呀！以小的錢財送給私人，我們可以得到公家的許多好處，那不是彼此都有便宜！老弟！我在這機關足有八年了，要不仗着送禮，恐怕早就下野了。」

王知仁誠懇地詳細地爲志方解說着。

「都是實話！」老人顯出欽佩的樣子。

「錢財與羞恥加在一起足有一個人格那麼大，如果實行起來還覺得光榮……哼！」志方在喉嚨裏說一聲：「卑鄙！」

老人早已爲家困迫害得迷亂了，這次由鄉下到北平來找志方要些錢花，不料聽到的又是志方失業的消息，他想一定不久又是貧困的到來，他覺得實在難過。彷彿他現在已處於貧困之中了，週圍的人們對於一個貧困不幸的人所給予的無辜的傷害與侮辱，他立刻回憶起來，使他的靈魂戰慄着，這時看着他的兒子，現出哀求的眼光。

志方却是得意地笑着，脫下他的外套來掛在牆上，對於這事的冷淡的態度出乎另外二人的意外，兩個人看着他的態度，呆呆地發楞。

「我不能去爲巴結上司來犧牲我的人格！」這樣說了一句便倒在床上了。但他又突然坐起來，對着王知仁說：「王先生，謝謝您的好意，實在對不起！」

王知仁驚愕地看着他。

「爸爸，也對不起您！」他又對老人說了一聲，又躺下去。

「孩子，你是怎麼回事？你病了吧？」老人走過來看視他，用手撫摸着他的額。「王先生知道他是病了沒有？」

王知仁向老人解釋着，說他也許病了，馬路上的一切污穢的東西，污濁的空氣，辦公室的長久伏案工作，皆

足以使一個不太強健的人很快地病倒的，而且據王知仁看，他在最近幾月一直就不太健康，許多人都疑他有着劇烈的肺病。於是王知仁又爲老人說着他的固執的個性是怎樣不得上司的喜歡以及同事的願意，雖然他的能力最好，出力最大，可是究竟行不通。他又說他的願意幫忙他，完全是因爲他自己前五年也是如此，好容易才改好的，如今見了他，便起了同情之心，不由得熱心地替他出主意。末了，當他告辭的時候仍希望老人勸他回轉心意，能够在今晚送些禮給上司去，否則一過今天即使送更厚的禮物恐怕也來不及了。

老人送客人走時，他蜷伏在床的一部分上，好像困倦得睡覺不能再延一刻了，但當老人送完客人回來，他已經把他所有的錢帶在口袋內，出了房門好幾步。老人對他的舉動驚愕了。

「我要到外面去一去！」他說着往外走。

「等等，先回來！」老人攔阻他，命他回進屋裏：「怎麼回事？你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要不，您先回去吧。這裏有五塊錢。」他從口袋內拿出五塊錢給了老人。

「我們的地……我們的地畝……」

但是不等老人說完話，他早走出大門去了。

他上大衙來不過也是一種衝動。他聽了知仁的一遍話後覺得很合現在人們的思想，可是他却不能這樣子的，然而知仁的熱烈的好意他十分感謝，他蒙知仁關照過好幾次，否則早失掉這職業了。今天如果沒有老人來，他或者對待知仁不致如此，對於父親，他早就懷有一種厭恨，厭恨又不能直接施之親人。他便轉變爲一種時常暴怒的情感，甚至無故對老父發怒。老人知道這是由於他死去的母親的關係，所以百般忍耐地對付他，他也知道父親不論如何虐待母親，但母親已經死去，而且由父親對付的情形來看，已證明他有着深深的懺悔了，那何必對過去的事非報復不可呢。不過他有時連自己也管束不住，時時發起怒來。老人在鄉下一個人種着十畝地，每月還要供他錢花，同時爲了良心的關係又受着兒子的精神上的虐待，自從老妻死後，他受兒子的待遇也够他施之於他妻子的了，這樣子他才覺得他的心靈上的壓迫較輕一點。不過沒有像這次這麼巧，特地由八十里外來看兒子竟逢到兒子

失業的消息，同時又遭到兒子的侮辱，但比這再使他心痛的是兒子好像有點半瘋狂的樣子了。他知道兒子好學，可是從來沒有花過錢供他多讀書，這也是使父子仇視的理由，前八年兒子讀書時，有一次，竟爲了一本五毛錢的書他不給錢，和兒子吵起來。後來，當他看見兒子能從寫作裏得到好多錢，迅速地轉爲熱誠地贊助，並且由此發出一種更其遠大的希望和夢想，他想他的兒子將要發跡，主要的是他也能藉着兒子而發跡起來。不過這都爲兒子所知道的。

當老人正在担心志方的病時，志方已經到了極熱鬧的西單大街，在床上時他想好一種主意，現在來實行了，他帶着十分的興奮和趣味來作這件事。於是，不久他提了一大包果子由果店走出來，那包的大小決非普通送禮的禮物所能比的，幾乎有着普通的三倍大，但裏面裝的却是極賤極賤的爛果子，那些果子實在連一個乞丐都不願意吃，他把牠買了來，命果店用上好的包包好，裝簧美麗之極。

「我要用這使科長心醉，他如果爲着禮物的關係允許我復職了，我當時就罵他，然後決然走出他的門口。」他心中想着。接着他便思索着極其侮辱人的言詞，在人口中可以說出來的最厲害的罵人的話，他想這些要預備好了才行。

許多走路的人看見他叨叨唸唸，不知是怎回事，他却一切都不顧地搜索着他所知道，所能想起來的侮辱人的言詞，他溫習着，面容也改成譏笑人的樣子，彷彿那卑鄙的科長已經在眼前了。

小孩子剛下學回家，看他的直直的兩眼覺得奇怪，但當他轉過身來轉向小孩子時，眼光呆呆的像一隻箭似地射了過去，那個小孩子嚇得轉身跑了。

實在他注視那小孩子時，並沒看見，不過小孩子跑得脚步聲很重，他才被驚醒，覺得剛才的十分鐘有如作夢，立刻右手提着的果包也重起來，手指已經麻得很厲害了，於是他換左手提着，幾乎是在同一秒鐘，他又回憶起他的童年時代來。

他由童年起，一切都安定，在母親加意的愛護下，幸福得很，他的性情又是內向的，看書很多又加意琢磨，

玩的機會很少，後來他的世界就只有書，對現實的欺詐詭騙永沒有受過，連想也不會想到。以後他的性情彷彿固執得不能再改了，世上的一切事都和他的個性相反，而他又奈何不了他所反對的習慣，於是就悶成一種自己折磨自己的性情。現在他回憶他少年時代的快活，精神越發病態地興奮起來。

「什麼叫習慣？爲什麼人們必須遵守這習慣？」他自語着；「人情也是如此，人們都去給上司送禮，延習成了慣例，送禮者認爲送禮爲當然，被送禮者也認送禮爲當然，於是雖然能作事但不能在習慣上行得通的就算不行了。送禮者雖有對人恭敬而表示的敬意與禮物一齊送給某人嗎？……我送禮，但我要罵科長一頓！」

「習慣兩個字幾乎可以說當作許多人都犯的錯誤講，因爲多少人都不能打倒它，反倒被它同化，所以它的勢力大起來，『爲什麼大家都這樣你却不一樣呢？』他們問我，可是爲什麼大家都這樣的時候我必須也得這樣呢？當是非與習慣相反，我們只能取其中之一時，我們當怎樣呢？……」他這樣想着，從兩輛洋車之間走過，不知幾時，車都點上燈了，無線電放的小調又進入他的耳朵。

一輛汽車駛過，到前邊轉灣的時候速度放慢了，車上坐着的大胖子正啣着煙斗與在他傍邊的一個鮮紅嘴唇的女人笑，被他一眼望見，趕快去追。「科長！科長！」大聲喊着，同時他的腦子也想起好多事來，童年時代……習慣……受爸爸氣的媽媽……後來他決定在大街去罵那科長，他知道雖然科長不一定是使他受刺激的一切惡的總結，但這時說不得他却要拿科長委屈些，當作一切惡的個數，正等於等號前邊的一切惡，於勢不得不罵了。他趕緊追上去，車已停了灣，立刻旁的車隨着擁了上去，同時有許多人看着這一邊喊着一邊跑的人。他在一瞬間覺得腦子亂得像一團麻一般。

「科長！科長！」大聲喊着。

這時他已斜着投過去，好幾輛洋車與自行車險些碰着他，他一切不顧地追，但是當他看見胖科長的臉爲他的聲音所驚，將要往他這邊瞧時，車夫把馬力加快，車走遠了，只剩下他一個人，右手還照張着，很方便於掀車門的姿勢，左手雖然早已發麻，但仍舊提着那果包。

許多人都看這出怪聲的人，有些人竟跟在他後面看。不一會車馬照常行動了，忽然，恰巧在一輛載重大汽車飛似地駛過時，他由側面狂奔過去，一下被汽車碰着。頭一下他挨着車的前面的弓子，被撞得很遠，車夫收關不及，車子又繼續走，到他面前，前輪軋過去，後輪停在他的身上，車輪就染紅了。破果子扔到很遠的馬路邊沿上去。

「一個瘋子，一定是貧窮得吃不上飯的瘋子！」旁邊的人說：「要請他所認識的科長幫錢，沒成功，自殺了！」
他呢，快活地歸返他的家鄉去了。

推
薦

中
國
文
藝

藝
術
與
生
活

北
平

華北文藝叢書之一

京
西
集

張
金
壽

短
篇
小
說
集

第二十五支隊

畢基初

七月的黃昏，雨淙淙的落着……

迷蒙的夜色裏，盃甲山如同戴上了面紗，高聳的山峯掩埋在白色的雲層裏。山巒間的松樹楊樹，一片青色像凝結的綠玉，點綴在黑蒼色的岩石間。

楓嶺蜿蜒的擺在盃甲山前，層層的抄手山恰好形成天然的堡壘。楓嶺下是一帶長河，河堤上的柳樹都在微風斜雨裏搖擺。

槍聲炒黃豆般的在岩石間迸裂，子彈銳叫着撕碎了這雨天裏黃昏的靜穆。

第二十五支隊長韓威掩伏在楓嶺山巔上的一叢柞樹嵐子裏，他矮矮的個子披着草綠色的簑衣，很巧妙的把自己隱藏在柞樹的枝葉間。他沒有戴帽子，頭髮讓雨打濕，都一縷縷的垂向額前答拉着；蒼白瘦削的面頰上也淌着水珠。他拾起掛在胸前老舊的望遠鏡，轉動着向山下河堤一帶偵察，他注視着那朦朧的染滿了黃昏雨的鏡片。望遠鏡裏柳堤下蠕動着黑色的影子。

山坳裏的機關槍陣地，機關槍趙緊張的手指攢着機子，槍口的圓眼沈靜的凝視着下面的山谷。對面山頭上是胡團長的機關槍陣地，也瞄向山谷，準備隨時射擊。

拍啦，拍啦，……

從山下射擊來的子彈，打在岩石上，打進了泥土，打到人身上，慘厲的呼嘯着。被打死的人都安靜的躺在雨

水和血泊裏；有的扔掉槍，像經過一陣劇烈的痙攣和痛苦才死去；有的軟軟的垂下頭倒在自己的崗位上；有的還抱着槍，猙獰的怒視着前方。掛了彩的人都呻吟着叫罵着。沒有打死的人都躲在岩石後，樹後，土堆後，山下射擊，子彈打進柳枝編成的幕屏裏，也打進河裏，於是河裏不住的激射着小浪花。

轟……隆隆

河那邊的大砲吐着紅色的火球，向楓陵拋擲過來。在一陣硝煙裏，泥濘碎石子，樹木的殘枝還有人的血肉都飛揚在雨的天空裏，又隨着落下。韓隊長蜷伏在樹枝下，撲簌簌的落了一頭爛泥，砲聲稍停的時候，他抬起頭看一看山上的弟兄有過半的人數傷亡了，機關槍陣地上也有一位弟兄倒在血泊裏，機關槍趙仍舊沉默的把着機子。暮色漸漸的加深。山下的黑影子在砲火的掩護下向山上衝來，掩蔽在岩石後，蛇一樣的向上敏捷的爬動。山上的人反而沉默了，都鎮靜的扳着機子，各自瞄準自己的目標。

「紅鼻頭，這個是我的，那一個是你的。」趙魁元向左邊隔不遠的紅鼻頭老吳打着招呼，眼睛却始終沒離開山麓下掩伏着敵人的土丘。

土丘後的黑影又迅速的奔出，蠕動着向上爬。

拍啦，拍啦，

「媽的，別動啦，歪甲山就是你的墳地。」趙魁元看着那黑影倒下不動了，得意的拉開槍栓，又跳出一個空子彈壳落在他面前的一堆裏。

山下的人却海潮般的湧上，大部分的人向谷口奔去；都瘋狂的向上衝，像一陣暴烈的颶風嗚嗚的叱咤的捲過來。谷口上兩個山頭的機關槍開始咯咯的叫起來。

兩條火線交叉的對住了谷口，黑影子就如同秋天的落葉，無力的飄落零散，倒在十字火網下。機關槍趙轉動着輪盤，看見湧上來的人浪像撞上一塊石礁上嘩然的擊散了潰退了，就更起勁的掃射。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轟……隆隆，轟……隆隆。

一個砲彈炸裂，趙魁元感到一陣天旋地轉的眩暈，再睜開眼左邊的紅鼻頭只賸下一條腿，自己的身上濺滿了泥水，他的槍筒也炸裂了，他覺得臉上火灼灼的痛，用手一摸，摸了一把血。趙魁元失去了自己的槍，他看見前面的機關槍陣地又有兩個人倒在血泊裏，於是向前邊爬去。

機關槍趙的手沉着而有力的握着機子向山谷掃射，他緊咬住嘴唇，汗水和雨水在他的臉上滴着，一滴一滴的落下來。

「快，快再裝兩盤子彈。」

於是趙魁元從一個死去的友伴手裏接過來子彈箱，忙碌的取出子彈。血從趙魁元的臉上向下滴，汗從機關槍趙的臉上向下滴，雨從樹枝的葉子上向下滴，都落在土地上。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在機關槍的掃射下，谷口裏沉寂了。山下的人羣又都潮一樣的退去，只賸下遺留的屍體像海灘上的貝壳凌亂的散佈在山下，這真像一個靜的落潮的海灘。機關槍趙把手從機括裏抽出來，像重壓後感到輕鬆的吐了一口氣，蒼白的嘴唇上印着血滲滲的牙痕。

「這是第四次了，再接着幹五分鐘可就完了。」機關槍趙一邊叨唸着，一邊把手探進那倒在身邊的屍首的懷裏掏摸。最後拿出兩個沾着血的饅頭，遞給趙魁元一個，自己啃一個。

「媽的，老子總有算這血賬的一天。」趙魁元看着眼前流着血的屍體，摸了摸自己血的臉，憤然的啃着血饅頭。

槍聲零落了，雨聲却嘩嘩的大起來。夜沉落下，大地已經由朦朧模糊而變成黑暗。盔甲山傲然的兀立於黑暗中，楓陵的連綿山嶺却像一條龍蟠在盔甲山前。

雨打着樹上的葉子，打着岩石，打着死人的屍體，打着鐵槍管，打着韓隊長頭髮，奏出各種不同的聲音。

「這一次總算又讓我們擋回去。」韓隊長向走過來的王教練官說。

「這樣幹四回，我們的人差不多都完了。還有第五回，第六回，補充隊也不上來，這簡直讓我們二十五支隊和自衛團自己幹。」王教練官宏亮的聲音裏充滿了憤懣，他高大的身影很吃力的蹲下。

韓隊長沉默了一刻，淙淙的雨聲寂寞的響。

「弟兄們整整的幹了一天。」王教練官低聲的申訴着。

忽然，從盃甲山那邊傳出燈光的信號。燈光在雨影裏一明一滅的閃爍。

長短短，長長短短，長短短長短……

明滅的燈光吸引了韓隊長和王教練官的注意。韓隊長隨着燈光長短的變化一個字一個字低沉的唸出。

「第二十五支隊韓自衛團胡，支持最後五分鐘，掩護全軍退却。」

燈光隱去了，兩個人都沉在無邊際的黑暗裏。遠處的風聲雨聲在飄忽着。半響，韓隊長又機械的重覆了

句：

「最後五分鐘，掩護退却。」

一個通訊班的弟兄從後山上來，說出那燈光信號後，又附帶報告：「報告隊長，胡團長的自衛團已自動的撤退。」

像落進一個噩夢裏，韓隊長沉思着。他感到靈魂上的寂寞和孤獨；他也看清了那羣驕傲的自大的說辭的懦弱者的真正嘴臉；但是一個更堅定的信念充實了他失去支柱的思想。

山下的槍聲又含有挑撥性的響起。

「我們還贖多少人？鳳梧。」

「不到一百人。」

「那麼我們就支持這最——後——五——分——鐘。」韓隊長響着沉重的鋼鐵一樣的聲音。立刻拉出自己的

「盒子」衝上崗位，大聲的喊：「弟兄們！我們二十五支隊要支持這最後五分鐘，打退陳珍年的保安隊。」

王教練兀然的站在雨的夜裏，熱的淚從他腮上滾下。跟着他也提着「盒子」衝上去。雨聲，槍聲，咯咯的機關槍聲交織着山巒的夜曲。

雨都直起了腰，像一根根撐着的粗鉛綫從空裏垂落下來。

盜甲山的南口；五十七個人背着生了鏽的槍和刀，拖着沉重而疲乏的脚步，從泥濘裏爬出。前面是滾滾的流着暗紅色水漿的硃砂河，在河的那邊是籠罩在雨裏一望無垠的青色草原。

韓隊長吐出一口沉重憂鬱的太息。他用手擺着讓雨水淋濕的頭髮，連睫毛上都凝結着濃厚的小水珠。他望望身後險惡峻層層連環的盜甲山，三天三夜的爭鬥，一方面是追擊，一方面是掩護退却。在山巒間紆紆，掩護，逃避，同保安隊做着生命的捉迷藏，現在終於逃出那咬着尾巴追踪的槍彈。前面就是硃砂河，對岸有廣大的原野和村莊。

五十七個人在泥濘裏艱辛的跋涉，雨後每個人都垂下頭。

「掩護退却，這就叫掩護退却，他們跑得連影子都不見，我們二十五支隊幾乎沒出得了盜甲山。」王教練官和韓隊長并肩的走着唸叨。

韓隊長抬起頭，臉上是鐵一樣堅毅的靜默，任憑粗暴的雨點打着。他聲調裏帶着幾分悲哀的回答：「鳳梧，要是沒有我們幹這一陣，那麼犧牲得更大。只不過苦了弟兄，有許多掛彩的弟兄都扔在山裏。……」

五十七個人都低垂着頭在泥地上遲緩的拔動脚步。雨水從頭髮上向下流。機關槍失去了機關槍，背了一桿大槍在前頭搖搖晃晃的走，地老鼠魯德明向旁邊的第六班長牛文青說：「機關槍趙得改名子了。」

「爲嗎？」

「得叫烏槍趙了。」

「媽的！那我得叫雙槍將。」背着兩枝大槍的趙魁元從後邊答了腔。不小心嘴張得太大，竟灌了一嘴雨水。於是就閉住嘴不再說話。

漆黑的天空裏扯動着驚人心魄的閃電，像一條條的劍鋒在刺擊着。雷聲鼓一般的遠近互相響應的震動，一串串的在天空裏迴蕩着。

五十七個人怔怔的站在河壩上。硃砂河像一條赤鱗大蟒在翻覆校擰的滾騰，暗紅色的水流泊泊的流動，發出洪亮的響聲。對岸是一片青色的蘆葦在風裏搖擺着，也發出尖銳的刺耳的哨子。

沒有橋樑，沒有擺渡，韓隊長望着水流，皺起眉頭的盤算。

雨更大了。河裏的水也慢慢向上增漲，像一條龍要拱着腰的從地上飛起來。

遠遠的從山裏邊傳過幾聲槍響。五十七個人都一齊轉過臉向雨影裏的山口看去。

「怎麼？保安隊又跟上來！」王教練官吃驚的，本能的把手又放在「盒子」上。

韓隊長却掉轉臉看着增漲的河水，決心的喊了聲「走」，就第一個跳到河裏去，其餘的人也都在跟着跳下。河邊的水深才不過到膝蓋。

五十七個人手扯着手，像一條繩索，像一條一環一環結在一起的鐵鍊子，魚貫的摸索着向對岸涉去。水衝擊着激蕩着，使每個人都歪歪斜斜的立不住腳，然而每個人的手都緊緊的和別人的手握住，倒下去，立刻又讓別人拉起來。這一條堅韌的繩子，蜿蜒的變曲的向對岸伸去。

這一條五十七環結成的鐵鍊終於遲緩的拖過河流，到達了對岸。韓隊長第一個上岸，河中流的水才不過淹到胸口，等到班教練官最末上來的時候，河邊的水已經有齊腰深。硃砂河的水仍繼續增漲，汨汨的水流像牛羣湧蕩的吼叫着的奔騰，一刻功夫就和河壩齊平。

槍聲在雨裏爆裂着響得更近了。

五十七個人都躲在蘆葦裏喘息，靜靜的聽雨聲和水流響成一片。對岸上有人走近，經過一陣騷動，向這邊盲

目的放射了幾排槍，就又都拖着沉重的泥水回去了。

「這真是奇蹟，河救了我們。」韓隊長傾聽那漸漸遙遠的蹣音消逝在雨聲裏，才放心的把「盒子」的保險機扣上。向王教練官苦笑的說。

雨聲慢慢的小了。

午後，雨止住。天空又露出蔚藍的顏色，黑雲都被風掃開，變成破碎的殘塊散佈在天空裏。

草原上閃爍着一灣灣的水窪。亮晶晶的像一片片的銀光。蛙聲喧嘈的從四面八方騰起，姑姑水蛇都在草裏嘶鳴，使整個的草原沉進自然的天籟裏。

沈重的蹣音落在草原上。五十七個人默默的踏過草原，向姜家寨那邊走去。每個人都背着沉重的鎗槍鏟刀，沉重的泥水和三日三夜的疲倦。

姜家寨一個不怎樣很大的村莊，住着一百多戶人家。但有整齊的街巷和房屋，也有草原上恬靜的氣息和田園裏清淡的風味。這一羣陌生者走進姜家寨，立刻引起一陣小小的騷動，前後街的狗都齊聲的吠叫起來，在井台上洗衣服菜蔬的婦女都驚惶的拿起水盆水桶向破扉裏邊跑，光着屁股的孩子却站在門口，眯巴着眼睛楞神。

韓隊長接見了姜家寨的村董。村董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臉上堆滿皺紋，頰下一簇山羊鬍子，雖然穿着半截大褂，腰裏却細着一條布腰帶，在腰帶上掛着烏木桿的旱烟袋和油浸浸的火包子。一眼看去就知道他是地道的「莊稼老」。

「我們是盍甲山上第二十五支隊。」

「嗯，嗯……」村董手足不知所措的應答着。

「告訴大家不要驚慌，給我們預備一個住的地方，預備一頓晚飯，我們要在這裏過夜。」

村董領着二十五支隊到村裏的姜姓家祠，韓隊長進去看了看。四間房，都是木格的門窗，門窗上的油紙早都殘破得如同瞎子的眼睛露着黑河洞的窟窿，房子裏黝黑的牆壁，潮濕的泥地發散着刺鼻的發霉氣味。

「這不够住的，再沒有閒房麼？」

「村子的西頭還有一座三官廟，沒有人住。」

「鳳梧，你帶着第六班的弟兄到那邊去住，順便担任放哨。」

王教練官帶着第六班的弟兄向曠西去了。二十個人的背影消逝在一堵破牆後。

「晚飯給我們預備把把就成，另外拉兩車柴禾一車麥秸來，你多麻煩吧！老人家。」韓隊長溫和的叮嚀着村董。

「嗯，不要緊，該當，該當。」村董摸着山羊鬍子，顛着屁股的走了。

吃過熱騰騰的把把後，天漸漸的黑下來。

三官廟的院子裏燃燒着一堆木柴，火簇熊熊的噴射着繚繞着。火堆的周圍搭着竹竿，上面搭着衣服。廂房裏的人都躺在乾暖的麥秸鋪上抱着大槍沈沈的睡去。正殿裏還響動着王教練官徘徊的步聲。牛文青和地老鼠魯德明默默的在火堆旁擦着自己的槍。有時魯德明抬起頭，細縫般的眼睛怨意的看牛文青一眼，那一個在火光映照下太陽角上紫色的瘰癧更明顯的滿臉橫肉絡腮鬍子隨的面孔，却總閃動着狡猾的微笑。

「到時候了，」院子裏的火堆漸漸落下去，只賸下紅炭的餘燼。王教練官敲了敲窗格，魯德明就挾起自己的大槍，牛文青把手槍放進皮兜裏，兩個人一同出去了。

西邊是一片廣漠的草原，靜穆的夜裏有風輕峭的流蕩着。東邊是沈睡的村莊，黑壓壓一片房屋的影子。魯德明打了一個冷顫，雖然是七月的夜，却有幾分涼意。他不由得抱怨牛文青：「你瞧別人睡得多香，你偏討這份差事出來放夜哨，你自己就幹好嘞，又把我拉上。」

「咱哥們有交情才找你，回頭有好處。」

「有屁好處？」

「他們睡在麥秸草上抱着大槍，咱們去找個熱烘烘的坑，把小妞一摸，這是不是好處。」

「那隊長知道了可不是耍子。」魯德明遲疑的問着，顯然的意見活動了。

「隊長？咱就不信他那一套，那個隊伍打下了城不放三天假，那一個隊伍不要錢不玩女人。就咱二十五支隊遇着這倒臺的隊長教練官都快成了花子隊啦，傻子才信他的話。咱從前是鬍子裏的老大，這陣子是第二十五支隊的小班長，過時候也許到保安隊裏去混混，名子改了，咱姓牛的還是咱姓牛的，怕什麼，腦袋割下來碗大的疤，在一進進的時候，井台上有個小姑娘跑回第三個門，喝！別提多漂亮，肉皮長得葱白一樣的嫩，一掐準得出水。走，地老鼠，你要看見了不麻腿，咱是你養的。」

於是地老鼠嚙嚙的笑着和牛文青向村子裏走去。他忘記疲倦，忘記隊長嚴厲的話，忘記火線上猛烈的砲火，忘記友伴飛揚的血肉；他現在想的是一個溫柔的肉體，粉紅色的，滑膩的，熱的……

初夜，螢火在曠野上流動。

曠裏靜靜的，都關緊了門，熄滅了燈火。偶爾有一兩聲狗叫，就一切又都趨於沉寂。

兩個人悄悄的穿過幾條黑暗的街巷，停在一家破屋子前，傾斜的破門樓底下緊關着兩扇褪去油漆的木門。

「第三個門樓，就是這一家。」牛文青指點着，魯德明就跳上去敲着門環，於是鏽鐵的門環瑯瑯的響起來，急促的連續的迴旋在平靜的空氣裏。

門環響了半天。牛文青不耐煩的拿過來地老鼠的大槍，用槍托子向破門上撞。整個的門樓都簌簌的震動，破土塊碎瓦片都被震落下來。

裏面有人把門開了。

「怎麼叫門不開，混蛋！」魯德明喝着那站在門口的中年漢子。那漢子有四十多歲，乾巴的臉上堆滿了皺紋，他一手提着紙燈籠，一手還堵着那破門，恐惶的看着門口站立的兩位生客。結結巴巴的說：「二位……找找誰？」

拍！清脆的一聲，牛文青的手掌重重的落在那中年漢子的嘴巴上。他獐笑着說：「咱是盃甲山二十五支隊的

，找你借宿。」

那中年漢子臉上的肉抽搐着，血已順着嘴角淅淅的流出，手哆嗦着，於是手裏提着的燈籠裏的燭燄，也就跟着噉噉的抖動。牛文青和魯德明在後邊推搡着他向屋裏走去。

屋裏，在鍋台上放着一支銅燈台，那中年的漢子劃亮一根火柴，點燃着了燈草的芯，於是燈芯吐出一朵紅色的燈花，照亮陰暗的屋子。在燈光的一閃裏，嵌着深湛黑亮的眸子的一個美麗的面龐躲到西間的門帘裏去了。魯德明失神的注視着那還在波動着的布門帘，直等到牛文青用胳膊拐了他一下，他才驚醒似的閉起迷縫眼睛向牛文青貪婪的笑着。

「喂！你姓什麼？」牛文青不經意的問。

「我，我姓張，叫張老漢。」那中年漢子勉強的乾澀的笑，拉下那沾着血的嘴角吃力的笑，但是腮幫子上的肌肉像彈簧一樣的扯動着，使他笑得像哭。

「家裏都有什麼人？」

「四口，我和老伴，還有一個兒子，一個姑娘。」

「你兒子在什麼地方？」

「在城裏。」

「給保安隊當奸細？」牛文青加重語氣的逼問。

「不，不，做小生意。」張老漢驚惶的搖着頭的分辯。

「好了，你給咱們我個熱坑歇歇吧！」

張老漢擎着燈台把他們兩讓到東間裏去。兩個人躺在坑上，舒適的伸着懶腰，魯德明把一隻腿架在另一隻腿上輕輕的擺動，嘴裏哼着「十八摸」：

「一摸呀，摸到了大姐兒的大腿根兒呀……」

牛文青枕着自己的手掌，仰起臉看黧黑的垂着塵網的頂蓬，心裏惦量着。

「張老漢！咱吃那把把真咽不下，你給咱做點飯來吃。」

「沒有什麼好吃的。」張老漢結結巴巴的回答。

「不用什麼雞魚肉，烙兩張蔥花餅，再來四兩擀刀于就够嘞。」魯德明不哼「十八摸」了，急急的插上嘴，說完了隨着嚥下一口涎水。

「沒有麵。」張老漢哭喪着臉的說。

「沒有麵？才收下的麥子都那裏去啦？」魯德明用力的瞪着他那迷縫眼睛，盯在張老漢的臉上。

牛文青却不言語，一翻身從坑上跳下來。抓起燈台照着向缸裏盆裏木箱子裏搜尋。一閃一閃的燈光照着他太陽角上的紫疤，照着他擰起的黑刷子似的眉毛，照着他烏黑的鬚子碴更顯得怕人。他熟練的搜完東間和中間就掀開門帘走向西間。他看見一個中年的婦人和那美麗的小姑娘都嚇傻了似的緊緊的擠在坑角上。

烏黑的頭髮，烏黑的眸子，雪白的皮膚，鮮紅的嘴唇。牛文青像野獸看見了肉一樣的，從喉嚨裏滾出低低的咆哮般的笑聲。那小姑娘更緊的靠在那中年婦人的身上。

他又繼續的搜着，終於是在一個紙缸子裏找出半袋莊麥麵，他粗暴的喊：「張老漢！」

張老漢踉蹌的跑進來，迎頭那麵袋打在他臉上。

「你媽媽的，這是什麼！」

「那是要到縣裏繳的麥捐。」

「少費話，別說咱給你臉不要。」牛文青拍了拍腰上掛着的六輪子，看了那小姑娘一眼，就端着燈台，一抖門帘子回東間去了。

沉寂的黑暗裏有微細的嚶嚶哭泣從西間裏傳出。

「春花，春花，」是張老漢低低的呼喚。「你拿這麵烙餅去吧！」

「春花他爹，那縣裏的麥捐怎麼辦？」

「那，那只好再說了。……」末尾是一聲無聲的嘆息。

雨後的夜更顯得清爽和幽靜，草原上的蛙鳴斷續的飄過來。

燈台裏的油一點點的淺下去，屋裏的黑煙却濃了，夜的時分也深了。

夜在一個少女痛苦的掙扎下進展着。張老漢獨坐在東間裏茫然的想着紫色的癡疤，迷縫的眼睛，圓圓冰冷的槍口，帶着毛的手，含着淚的眼睛，奸細，土匪。突然一陣痛苦的嘶叫和嚎哭，他眼前飄浮起一層朦朧的白霧，他張動着嘴唇，低低的喊出一聲「春花」就暈倒在炕上。

淫蕩殘忍的笑聲流蕩着，是地老鼠得意的嘻嘻的笑，是牛文青粗重喘息的笑。

太陽從東方的地平綫露出了橙紅的光芒，照着姜家寨。

號聲抑揚疾徐的響。號兵金震山，一個十九歲的孩子，雖然經過了幾天的亡命，還沒有弄丟他那把心愛的小馬號，但是那裝飾在號上的金黃色的繮子已經搓弄得像鼻涕一樣的髒了。他凸着腮幫子，把集合的號聲送進姜家寨的每一個角落。

五十七個人都集合在草場上。韓隊長嚴肅的像石像般堅定的站在那一列人的對面，王教練官微微的皺着眉像不習慣那刺眼的陽光，背着手在隊伍的前後踱步。

嚴肅的沉靜，每個弟兄都屏息的注視着隊長。

「昨天晚上得到的消息，大隊奔泗口去了，我們二十五支隊和總隊都失去聯絡。以後我們只有單獨行動。」韓隊長說到這裏停頓片刻，把威嚴的目光向每一張臉上掃去。接着又說：「單獨行動不是讓我們自己做威風，我們不能忘掉我們自己的責任。我們不能像土匪一樣的來搶掠奸淫，我們不能像保安隊那樣的魚肉鄉民。倘若有人騷擾老百姓，我們有最嚴厲的處罰，現在我先向大家約法三章」又停了一停，慢慢的鋼鐵的聲音唸出鋼鐵的規律。

「一、不準私入民宅。

二、不準勒索詐財。

三、不準持槍威嚇。

韓隊長沉默的看了大家一刻。又繼續的說下去：「這規矩不但弟兄們要遵守，我和王教練官也得遵守。也就是說我和王教練官犯了這三條規矩，大家也要執行裁判。這規矩不是我的，不是王教練官的，也不是你們中任何一個人的，是我們二十五支隊的。弟兄們記住沒有？」

「記住了。」轟雷似的答應着。魯德明張了張嘴，沒有出聲，嚥下一口吐沫。牛文青却緊閉着鐵青色的嘴唇。

韓隊長沉重的訓了一篇話就散隊了。草場上又嘈雜的喧嚷起來。

「媽的，誰要不遵守就槍斃。」趙魁元臉上包着白布，只露出眼，鼻和嘴，他的嘴一開一合的引得別人都笑起來。

「槍斃？有那子彈還留着對付保安隊呢！找村董借把劍刀，「克嚓」一聲，劍死完事。」機關槍趙用手比劃着的說。

「你劍嗎？」

「我劍。」

「喂，烏槍趙又得改名叫劍手趙了，是不是？地老鼠。」有一個人戲謔的打趣着。地老鼠向那人勉強的吡着牙笑了笑，偷偷的瞅了牛文青一眼。牛文青的嘴角露出一絲冷笑，但那太陽角上的疤在陽光映照下更顯得紫了。

人都說笑着向村裏走去，回去擦自己的槍。

到了黃昏的時候，弟兄們又都三三兩兩的在那村外柔軟的草地上散步。

夕照下襯托出廣大的平原，遠遠的山影和幽靜的村落；村莊裏有炊煙筆直的插在金黃色的陽光中，輕輕的在

微風裏搖曳着。

田際裏的玉蜀黍都長得有半截人高，有的已經「繖」了穗，吐出鮮紅的纓子點綴在那一片片的綠色植物海裏，青色的葉子間，更有螞蚱札札的飛着。剛割完的麥田，已經有高高挽着褲腿兩隻腳插進泥裏的莊稼人在翻地，預備過兩天種豆子。

魯德明坐在一棵槐樹底下的青石上，嘴裏叨着一枝「大巴鈎」沉思的吸着。

「夜裏的事，吹到隊長的耳朵裏怎麼辦？」他把烟斗從嘴邊拿下，在石頭上輕輕的磕着灰燼，抬起頭問牛文青。

怎麼辦，砍下腦袋大劍八塊，扔掉喂狗。」牛文青把身子倚在樹幹上，眼睛望着遠處，漠然的不動聲色。

「咳……」魯德明不安的站起來，他彷彿覺得自己就躺在血淋淋的鐮刀床子上，明晃晃的刀刃懸在頭頂，「克嚓」一聲的落下來。驀的出了一身冷汗。不由得嘆了一口氣，又坐在青石上楞楞的出神。

「咱可不能等死。」牛文青陰沉的鑿着眼睛向周圍看看。附近的人都走開了，有的蹲在地邊上看莊稼人翻地，有的在水溝裏捉蛤蟆。他放低聲音的說：「先下手為強。」

忽然，遠遠的，號兵金震山向這邊跑過來。牛文青把其餘的話又吞到肚裏去，目不轉睛的盯着他，原來他追着一隻大花翅的木蝶，捉到手笑嘻嘻的拿着走了。牛文青放心的笑了笑，從魯德明手裏接過「大巴鈎」，劃火點着「嗤嗤」的抽了兩口，點着手，地老鼠把耳朵湊上來。

「……………」

「最後啊！咱帶着人投到陳珍年的保安隊裏去，連賞額咱都知，一棵大槍是一百塊，一隻匣槍是二百塊。」魯德明笑迷迷的點着頭，從牛文青的手裏要回「大巴鈎」，「嗤嗤」的狂吸起來。三天後。

黑夜頭的晚上，沒有月，只有幾顆星在黑糊糊的高空裏時隱時現的眨巴着。風聲蕭蕭的嗚咽。姜家巷的街上靜悄悄的沒有燈火。窗外頭草原上的墳場裏却有閃動着冷燄的篝火在風裏飄蕩。

三官廟，廂房裏透出睡熟的鼾聲，鼻息像管絃樂的響着，粗聲的細聲的節奏的配合在一起。正殿裏安靜的，窗格上映着一圈黯淡的燈光。

兩個人的影子潛伏在正殿的窗外，都豎起耳朵機警的傾聽着。
許久……

窗下的影子打了個手勢，就跳上台階，輕輕的推開了虛掩着的門，像蛇一樣的溜進屋裏。

屋裏，燈碗裏的燈芯吐着濃重的黑烟；黑烟瀰漫在屋子裏繚繞着那些多年失修殘缺了的神像，彷彿都鼻眼亂動的要從神龕裏走出。地下的稻草上睡着三個人。牛文青認準了王教練官，手裏緊握着刺刀似貓一般的輕抬脚步，一步步的向前挨近。魯德明一隻手拿着一六輪子，一隻手也是一把刺刀，注視着另外兩個。

門外的風聲低細的響着，燈光搖曳……
王教練官朦朧的睜開眼，看見頭上一個高大的影子，手才摸到頭下枕着的「盒子」，那黑影子猛然的撲下。
撲，撲，

一隻手捂着王教練官的嘴；另一隻手上鋒利的刺刀接二連三的扎進他跳動着的胸膛，血噴射着激濺着。王教練官沉重悶塞的哼了一聲，四肢抽搐一陣就不動了。

另外兩個睡得模模糊糊，聽到響聲，才惺忪的睜開眼，懷裏的大槍已經讓一隻手很快的奪走，迎臉却送上來一支冰冷黑色的槍口。

「老顧，老魏，漂亮點。」魯德明耽視着低低的說。

牛文青站起來，把「盒子」撈到手裏，把手一揮說聲：「走」。那兩個俘虜就都舉起手向屋外走，他和魯德明也跟在後邊走出。

大殿裏，燈冒着黑烟，王豹練官的屍體仰面躺在稻草上，他瞪着眼睛像在怒視着仇人的一刹那，胸口有三四個血窟窿向外浸浸的流着血，把稻草都染紅了一片。

突然，院子裏有尖銳悽慘的喊叫，兀突的割裂了靜的夜。接着是什麼重重西落地的聲音。

廂房裏的人驚醒了，伸手一摸，身旁的槍都沒有了。十五個人驚惶的迷惑的互相詢問着，茫然的跑到院子裏。院子裏也是黑洞洞的，直等到魯德明擎着火把從正殿裏走出，大家才看清楚。牛文青兀然的立在院子當中，他脚下倒着兩具屍首，身後雜亂的堆着十五個人的大槍，他染着血的手攥着一把黑色的「盒子」，染着血的臉上滾動着一對瞪得圓圓的有牛蛋子大的眼珠子。十五個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楞住。

「王鳳梧讓咱姓牛的幹掉。」

十五個人怔怔的像塑的泥人，都驚愕得忘記了呼吸。

「王鳳梧和韓威兩個王八蛋，就知道讓咱們去打衝鋒夜襲，咱不幹掉他，早晚他們也能把咱們的命都送給閻王爺。大家願意跟咱幹的就跟咱走，咱管保不能叫弟兄們心裏受委屈。」

沉默了一刻，火把一閃一閃的打着閃。十五個人都像釘在地上，不動的呆立着。

「誰不願意？哼！」牛文青大聲的喝問，冷笑了一聲，踢了那軟軟的屍體一下，底下再沒有說什麼。魯德明却接過來說：「這一回那一隊沒肥起來，就咱二十五支隊都成了要飯隊囉。心眼再要是不活動，死了有冤都無處訴，你們聽韓威王鳳梧說得好聽哪，他讓咱們大家打衝鋒賣命，他好陞官，他不讓咱們弟兄要錢，他自個兒一個人大把的向腰包裏攙。你不信？我要說謊，你攙着我媽媽睡。」

煽惑，引誘。魯德明的話一串跟一串的向外吐。

仍舊是沉默，沒有人答話。十五個人木頭般的站在那裏。

風在遠處草原上輕輕的溜着。

牛文青突然臉上的青筋都蹦起來像蟠結着的青蚯蚓，紫色的冠都繃緊的從太陽上凸起。他把盒子上的保險機

拉開，咆哮的單指着一個人問：

「馬大有，你是嗎意思？」

「跟你走。」是恐懼惶惑服從的回答。

「陳老狗，你？」

「跟你走。」

在槍口的監視下，十五個人都吐出了同樣軟弱無力的回答。牛文青把盒子的保險機扣上，低下頭從屍體上拔出刺刀，在死者的衣服上擦掉刀刃上的血，就又插進刀鞘裏。

十五個人都默默的垂下頭；火把繚亂的飛舞着的紅燄，條的從暗空裏抹去。黑，黑……
深夜裏，十五個人垂着頭，拖着無力的脚步，離開姜家寨向西方的草原跋涉。另外兩個手裏提拾着手槍在後邊壓隊。蹣跚的步履，沙沙的響下去。

十七個人的影子在黑暗的西方消逝了。

第二天。

韓隊長得到那意外的消息，就帶着弟兄和村董到三官廟來。沉痛的面色，沉痛的心情，沉痛的脚步，在路上沒有一個人說話，連那最喜歡說話的趙魁元也嚴重的閉着口。每一個人的心都像用一根最細的頭髮繫在半空裏。

韓隊長看那院子裏躺的兩個人都是被刺刀從背後刺死的，紫色的血滲進土裏，凝結着一塊塊的血餅，屍體已經僵硬了。韓隊長拉着一隻手把屍體翻轉過來，露出那慘白的臉，筋肉都痙攣在一起，彷彿還遺留着死時的痛苦；嘴張大着。韓隊長默默的又向大殿裏走去，王教練官的屍體仰面的躺在稻草上，失去光輝的眼珠仍圓靜的向上睜視着，手裏緊緊的抓了一把稻草。眼淚在韓隊長的眼裏噙着，他看見過多少人的死，但是只有憤怒和仇恨，現在他却感到了深深的悲痛和哀悼，他默默的走出來，弟兄們也都是悲痛的面色，灰色的愁霧籠罩着三十七個人的

情緒。

「這兩天村子裏有生人來沒有？」韓隊長思索，沈吟着的問村董；他奇怪三個人這樣的死掉，其餘的人像被夜吞下去的失蹤，他揣測着也許是村子裏的人溝通着保安隊的「腿子」幹的，然而昨天夜裏又是那樣安靜，沒有響一聲槍，只是在半夜的時候狗叫了一陣。

「沒人來，沒人來。」村董驚悸的答覆。

「這兩天村子裏出什麼事沒有？」

「唔，唔，那個張老漢的女兒春花死了。」村董不安的望着韓隊長，露出猶疑的想說又不敢說的神情。

「怎麼死的？」韓隊長也領悟到言外的意思，猜出八九分。

「這，這讓張老漢自己說，我去叫他來。」

韓隊長點點頭，村董就顛着屁股去了。一刻他把張老漢領來，張老漢僵僵着腰，低垂着頭遲緩的走到韓隊長面前，他委曲的喊了一聲「隊長」，眼裏含的一泡熱淚不由的滾出，腿也就一彎的跪下去。嗚咽着的說：「求隊長伸冤。」

「你有什麼話盡管說。」韓隊長趕緊的把張老漢拉起來。

「初四晚上，到俺家裏兩個人說是隊上的，逼着俺春花陪他倆睡覺，俺春花就讓他倆……死了……」

張老漢嗚嗚的哭起來，韓隊長氣得鐵青了臉色，三十六個人都愕然的楞住。

「你爲什麼不早到我這裏告發？」

「隊長，我不敢……他說我要是報告隊上，先把我打死，再說俺兒子是保安隊的好細……就用火燒死。」

「你看這裏面可有那兩個人？你指出來。」

張老漢擦乾眼淚，胆怯的向那三十六個陌生的臉上望去，看完搖搖頭說：「沒有那倆。」

「你說說那兩個人的長像。」

「一個大高個子，滿嘴青鬚渣子，太陽角有一個紫疤。」

「太陽角上有紫疤，牛文青，你再說那一個。」

「那一個我記不清了，聽見那一個紫疤的叫他什麼『老叔』。」

「媽的，地老鼠魯德明，我說前兩天我總看見兩個不是人揍的在一塊滴滴沾沾的咬耳朵，」趙魁元大聲的嚷。

每個弟兄都低聲咒罵起來，有的流下眼淚，有的緊握着拳頭，有的跺着腳。

「弟兄們！事情很清楚，由這一件事可以斷定王教練官是牛魯兩個人謀殺的，第六班的人也都跟着他兩個叛變。」韓隊長沈思了一刻，向張老漢說道：「真對不起你，我們二十五支隊裏出了這樣的匪類，有一天我一定把他們的人頭捐給你看。」

十幾個弟兄跟着村董去抬來三口白碴子柩材，大家含着眼淚把死人的屍體裝斂到柩材裏，釘死「柩材天」，用粗的麻索網起來向材外的墳場抬去。

風蕭蕭的響，陽光也是灰色的了。

沈重的脚步抬着柩材向前走，血水從白碴子柩材合筒的地方向外流，滴在炙熱的土地上，人的臉上都淌滿淚。

墳場裏的墳堆都讓野草遮住，長滿了石苔的石碑東倒西歪的散置在野草裏。幾棵大楊樹挺拔的聳立在四角，葉子像鐵片一樣的煽動着，發出嘩嘩的響。

「那就是俺春花的墳。」張老漢指着一座新墳告訴韓隊長。墳上的黃泥猶帶着濕意和新鮮的土的氣息，墳堆前還有一堆黑色的紙灰。

在新墳旁又挖了一個大壩，三口柩材并排的落下去，一畝一畝的黃土從那些有力的手臂擲出把柩材蓋住。土落在「柩材天」上發出空洞的響聲，每個人的眼淚都不由得簌簌的流下。

「現在爲我們王教練官兩位弟兄春花的英靈靜默三分鐘。」
弟兄們都默然的站在墳堆前垂下頭。那個小號兵金震山竟嗚嗚的哭出了聲，在這靜的場合裏更顯出他的抑制的哭聲分外的悲愴和哀傷。

日午了。人的影子都正向北方。墳場的野草裏有叫哥哥唧唧的鳴聲。
「靜默畢。」

汗在人的臉上滲出，都靜靜的抬起頭，看到的眼前老樹，荒草，斷碑；新墳，不由得都有一聲低低的太息。
「我知道我們隊伍裏有一大部分的人是抱着按機主義和英雄思想，經過長久的吃苦的生活不免灰心消極，開始對於自己的職務懷疑，於是那些從前的票匪流氓無賴就乘機活躍來叛離我們的隊伍，王教練官就是這樣犧牲的。我再重覆的叮嚀大家一句，大家應當有一個堅定的信念，我們不是爲了個人的陞官發財，有一天我們也要放下槍桿拿起鋤頭去做莊稼人，讓那羣自私的壞蛋土匪流氓都從我們隊伍裏滾出去，我們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我們也有家，也有父母兄弟姊妹。那麼我們就應當看見村莊像看見我們自己的家一樣的愛護，看見老年人像看見我們自己父母一樣的尊敬。同時我們應當知道我們爲甚麼拿起了槍，是不是爲了保安隊的殘暴！我們如果同保安隊一樣的行爲，那就該先用這槍來打死我們自己。王教練官是死了，爲紀念死去的友伴，我們在死者的面前堅定自己的信念，這是我要求弟兄們的。」

韓隊長的話深深的激動了弟兄，都從眼色裏流露出堅決的忠誠的勇敢的光輝，雖然沒有人說話，然而在無言的沈默裏大家的心都搭在一起。

張老漢也聽韓隊長的話感動了，他想起另一件事，他走到韓隊長的面前說：「隊長！俺兒子昨天從城裏回來，說城裏的保安隊聽到風聲，這幾天要下鄉。」

韓隊長向張老漢行了個舉手禮，感謝的說：「我代表二十五支隊全體弟兄向你敬禮，你這消息給我們很大的幫助。」說完又轉向弟兄們說：「那麼今天傍晚我們開拔，向南走，到了那裏去。」

離開姜家寨，跋涉過那一片平原，三十七個人又走進蜿蜒迴曲重山疊嶺的砭礮山裏。

嶙峋的山峯犬牙錯差的環列着，有的兀突的斜伸向前，彷彿要倒下來，有的陡峭得高插在白雲裏，有的幾個山峯拱聚在一起。山間是深深的溪谷和亂石堆的溝瀾，山上只有青色的巖石和生在石縫裏的松樹，沒有別的植物，連青草都不易找到，除非在溝瀾近水的地方希零零的生幾堆。

山裏靜悄悄的，太陽火般的在空裏炙烤着。

三十七個人在烙平的岩石間攀援着，汗都濕透了衣服。沈重的大槍大刀手榴彈乾糧袋這時更加重了份量的向下墮。用手捻着松櫟，揪着枯藤條，拖着酸痛飢渴疲勞的身子向上爬，有時回頭看看陡巖削壁的山谷和連綿的山嶺，不由得會驚訝自己的力量。脚下登動的山石，從山上滾下去，傳回悠長的回音，飄盪在寂靜的山槽間。

「整整的在山上爬了兩天了，我說有爬完的時候沒有？」李四矮子揀着異鄉的口音，倦聲倦調的問趙魁元。

「媽的，性急別吃豆腐，翻過山頭就可以看見天東縣的城。歪甲山裏轉了三天，你不是也爬出來的麼。」

「那不爬有砍頭的。」

繼續的爬着，讓汗濕透的衣服都貼在肉上；手掌和腳掌都磨出厚厚的繭和泡，火燒般的痛。嗓子裏乾得冒烟。

爬到山頂上，都坐在松樹蔭下喘息，看山下遠的地方有古舊的城堡，彎曲的大道，和密密層層的人家房屋；山下有流水響着悅耳的銀鈴般的清音。

韓隊長轉動着望遠鏡向那遠方的城池瞭望。在望遠鏡裏他看見了城頭上飄揚的旗子。他轉回頭對弟兄說：「丁部的隊伍在這裏。」大家一邊抹着汗，一邊心裏想今天能吃一頓熱騰騰的飯了。

太陽偏西，三十七個人走下山；褪色的衣服，蓬亂的頭髮，像是一羣充軍的囚犯。他們看見天東縣的城堡如同遭受風暴飄流在大海裏的水手看見了大地一樣，心裏低低的歡呼起來。

前面不遠的地方，天東縣黃色的碉堡屹立着。但是在城堡上更閃動着往來憧憧的人影。

三十七個人向碉堡走去，近了才看出碉堡上忙亂的現出警備的情形：槍都架在「女牆」的槍眼裏，寨門緊緊的關閉，門外更擺着一道鐵簇箭的鹿角。

號兵金震山拔出紅藍的旗子搖動着。

旗子上下左右的變化着方向的舞動。旗語打過去，城堡上沒有動靜。停了半天，突然朝空響了一排槍。

三十七個人都愕然的互相望着，再看看城頭上的旗子，丁部的旗子，每個人都落在莫名其妙深淵裏。

「媽的，這是甚麼意思。」

「弟兄們安靜一點，我自己去問問他們。」

韓隊長把腰上跨的「盒子」卸下來，交給吳排長拿着；自己一個人向碉堡前邊走去，他鎮靜而森嚴的向前走，對於那一枝枝伸出來用手拘着機子描準的槍口毫不放在心上，如同沒有看見一樣。

「我們是歪甲山上第二十五支隊，請你們的丁隊長說話。」

「丁隊長沒有功夫不能見。」碉堡上有人伸出頭，如其說是頭還不如說是鋼盔更恰當，只露出眼睛和嘴巴冷冷的回答。

「請丁隊長讓弟兄們進城歇歇腳，借一條路。……」

「上邊有命令，這是非常時期不能放亂雜人通過，再者小城鎮沒法招待，趕快請吧！」

「都是自己人，不妨客氣一點……」

不等韓隊長說完話，碉堡上的人已經縮回頭去，大聲的罵起來：「怎嗎的，這還不客氣？客氣說「請」，不客氣的說叫你們滾蛋。這是命令，少囉嗦。」

碉堡上有開火的表示和準備。韓隊長默視着城堡和碉樓上的旗子，嚴肅的行了一個舉手禮。

「不讓我們進城？」吳排長看見韓隊長帶着沈冷的臉子回來，就知道有幾分不妙。

「進城？連路都不借。」

「爲甚麼？」趙魁元氣憤的問。

「不因爲甚麼，他們認爲天東縣是自己個人的私人財產，當然不能讓我們進去，」韓隊長的嘴唇顫動着，眼角噙着淚。

「天東縣又不是丁家的天東縣，憑什麼不讓我們進去。」

「媽的，跟這羣狗娘養的幹。」趙魁元魯莽的把大槍擡在手裏。

「趙魁元！」韓隊長猛然怒喝了一聲。趙魁元立刻站住不動，臉上泛着蒼白的顏色，大汗珠子一粒粒的從額角向下滴。

「他們錯，我們不能跟着也錯，像他們這種腐敗的隊伍慢慢的自有消滅的一天；這一條路不能走，我們可以找另一條路。」

三十七個人又折回來，順着山峽紆繞着砒礪山向西北方跋涉。

沒有人煙的曠野：白天是炎熱的陽光！窒息的風沙，寥闊的高空裏盤旋着灰翅膀的大鷹；大鷹在天空裏飄滑着，轉動着頭凝視下面這一羣蠕動的生物，有時收斂起羽翼像箭一樣的直射下來，快觸到地面，又鼓騰着翅膀飛上去。晚上有冷露和大花蚊子的侵擾，深山裏的狼悽厲的「嗚……嗚……」的叫啼。

三十七個人都咬着牙的忍受，衣服上播散着酸臭的汗味，頭髮裏的蟻子隨着手指的騷動會成球的落下來。乾種發空癢了，肚皮也變成空癢的。維持着生命延續的是樹根，野菜。偶爾能獲得一兩隻山兔，那真是豐美的晚餐了；用松樹枝生一堆火，燒着松脂「吱吱」的流白沫，大家圍坐在火堆旁，烤着鮮紅的兔肉，嗅着松脂和兔肉的香氣，就會忘記一切。然而這樣的事情並不多，沒有一個人肯浪費一棵子彈去打一隻山兔，除非讓山兔死在結實的松柴棒子下。

鐵眉一般細的上弦月，慢慢的胖起來，扁圓得像一個橄欖了。

瘟疫如一條蛇纏住了第二十五支隊。發燒，頭暈，四肢無力，胸口淤悶。這些現象像打烙印般的落在每個生

命上，每個生命都感到窒息和顫慄。然而這一條堅韌的繩子仍奮掙扎着向前進行。

但是更沉默了，沒有人肯費力氣說話。

李四倚子覺得眼前發黑，腦袋有七八十斤重，猝然的摔倒了下來了，別人都停下來圍着他，韓隊長用顫抖的聲音問他：「老四，你覺着怎樣？」他劇烈的喘息着，四肢都痛苦的痙攣起來，他絕望的望着韓隊長，斷續的吐出微弱的言語：「我……我……我不……不成了……把我的槍……交結……別……人……」慢慢的眼裏的瞳孔散開，嘴唇張了幾張，就死去了。

三十六個人都默默的垂下頭，又拖着遲重的步伐向前走，向着遼遠的前方進行。回頭看見幾隻大鷹喚叫着像箭般的從高空射落，那落的地方正是李四倚子死去的地點，於是三十六個人的心都沉痛起來；彷彿每個人都聽到死神敲門的聲音，幻想那大鷹帶着死神的陰影盤旋在頭上，不久也就要落下來啄食着自己的屍體。

沿路上又有三個人那樣無聲息的倒下不再起來。

他們不怕死，但是却怕這無聲息的死來。他們從來未曾恐怖過，但這無聲息的死却使他們悚慄。然而每個人的心裏更有一個堅定的信念，這信念產生出一種力量，使他們和風沙搏鬥，和遼闊的曠野搏鬥，和飢餓搏鬥，和病魔搏鬥，三十三個人終於逃出了瘟疫和茫茫的曠野。

前面，在砲礮山下的第一個村莊鴉橋隱約的可以見到了。

鴉橋外靠近山麓是一片柳樹嵐子，一片蔥蘢的柳絲在颯颯的微風裏搖擺的飄拂，隱約的露出後面村莊裏錯落布置的茅草屋破土牆。

三十三個人都在山麓的樹蔭下休息。望着前面的村莊，心裏都有說不出的溫暖，像久在寒冷的地帶看見了春天的開花。

那羣眼眶陷下顴骨突出的憔悴的臉上露出欣喜的神情。

「這裏離縣城近，也許有保安隊的防地卡子，你兩個人先到村子裏看看，要是沒有保安隊，就見見村子裏的

村董。」

韓隊長吩咐着，機關槍趙和金震山就站起來。

「我們是外交大臣，村董起碼也得請我們吃雞蛋。」金震山釋氣的笑聲說。

「媽的，村董不請你滾蛋才怪呢！」

「阿彌陀佛，我可真滾不動了。」

「小心遇見保安隊摘下你們的腦袋。」

後面的人說笑着，彷彿旅行在沙漠裏的人又看到了有水有草的水草田，憂愁的網的陰影從心上消逝了，閃爍在面前的是陽光般的溫暖愉快。

兩個人晃動着背影走了。

樹的影子慢慢的拉長。韓隊長瞭望着那一片綠色的柳絲後的村莊，恬靜，安謐，如同睡熟裏的夢境。

許久，兩個人還沒有回來。蟬煩燥的咕嘈着。樹的影子拉得更長了。

韓隊長焦急的徘徊着。

突然，鴉鵲橋裏響起「噹噹」的鑼聲和人的喊聲。

三十一個人鬆馳的心情又都緊張起來，都側起耳朵傾聽。遠遠的鑼聲停住了，喧嚷的人聲隨風飄來。

沒有猶疑，沒有思慮，三十一個人都振作起精神，有的端着上好刺刀頂門子的大槍，有的握着手榴彈，有的攥着大刀，韓隊長在前邊手裏端着「盒子」，警戒的向村子裏衝去。村子裏也許有保安隊的防地，也許有架好了的機關槍在等待着他們，但是爲了那兩個弟兄的安危，沒有人顧及到這些。

衝過幽靜的柳樹嵐子，裏面沒有一個人；悄然的只有黃雀在柳絲織成的簾子裏穿飛，轉着花腔。循着人聲衝向村子裏去。

在街頭上，在一棵古老的栗樹的橫枝上吊着機關槍趙和金震山。粗的麻繩勒在頸子上，舌頭伸出，眼睛鼓努

，口鼻裏流着血，手足直垂的掛在半空裏。樹底下是一羣拿着鋤頭的男人，抱着孩子的女人，還有梳着髻角的孩子，都瘋狂的向那半空裏的屍體咒罵，唾吐沫，投擲石塊。人羣裏叫嘈的聲音像一羣蒼蠅在「嗡嗡」的盤旋。

韓隊長出現，人羣裏立刻平靜下去，靜得每個人都忘記了呼吸。那些抓着石塊的手，慢慢的鬆開，讓石塊落在地下，都注視着那一步步逼近的刺刀，環列在他們面前圍成一條牆。更可怕的是那刺刀後的噴射着怒火的眼睛，於是孩子都偎倚着母親，緊緊的扯住了母親的衣襟；女人緊緊的擁抱着自己的孩子，男人茫然的錯愕的如同失去了知覺。

看見掛在空裏的屍體，握着槍的手都不由得顫慄了，幾乎不能自主的就要衝上去，用刺刀在那人羣裏戮個痛快。

韓隊長把左手舉起來，三十個弟兄都停住，他抬起右手，扳動機括，「盒子」朝空響了兩響，那繫着麻繩的橫枝斷了，屍體隨着槍聲啞然的落下。樹葉子簌簌的響了一陣。

那一羣人的臉色都變成蒼白的，女的忍不住要哭，可是又不敢哭，混身都麻木了，怔怔的站着。

韓隊長站在那一羣人的面前，威厲的目光閃電似的掃射了一遍。

「你們的村董出來。」

人羣裏稍微的騷動了一下，從裏面出來一個中年的漢子，灰色的臉，青色的嘴唇，穿着一身汗污的白褲褂，像一個臨刑的犯人站在韓隊長的面前。

「你說的鳩橋的村董！」

那漢子機械的點點頭。

「你說這兩個人是怎麼一回事。」韓隊長憤憤的指着屍體問。

村董垂着頭默不做聲。

「誰是殺人的兇手？」

村董仍是不做聲的垂着頭。他知道語言對於他已經失去了辯護的力量，索性的不言語，等待着用血來答覆。

「你說不出，那麼就是你。我要你抵償。」

韓隊長說完話，立刻走過來一個弟兄，擎着大刀惡狠狠的立在村董身後。眼睛盯着韓隊長的嘴唇，等着說出一個「砍」字，他就一刀砍下去。

意外的，人羣裏有人喊出：「是我們大家夥幹的，」隨即都響應的喊起來。

「是你們大家幹的。」韓隊長奇異的向人羣看去，把手一擺，拿刀的弟兄遲疑的退回。接着又問：「這兩個人和你們大家有什麼仇恨？」

鴉雀無聲的靜，人羣裏的人都向那兩具屍體看去，陌生的面孔沒有仇恨，惘然的沒有回答。

「我們盍甲山第二十五支隊和你們鴉鴉橋的人有甚麼仇恨。」

人羣裏的人都沉入悲慘的回憶裏，想到十幾天前事情，鞭子，槍，刀，血，眼淚，女人的褲子，錢……

半晌，村董抬起頭倔強的說：「你們會忘掉十幾天前的事，死人的血還暖，活人的眼淚還沒乾，你們又來了，你們就在這棵樹上吊死我們七個人，七個沒有罪的老實人。」

韓隊長冷靜的聽着村董的話，考慮了一刻，懷疑的問：「是盍甲山第二十五支隊？」

「是你們，盍甲山第二十五支隊，我記得住，鴉鴉橋裏吃糞的孩子也記得住。」

二十五支隊的人互相懷疑的望着，如同落進一個不可思議的夢裏。十幾天前大家還在砣磯山的那坡。韓隊長仰起臉，靜思了一刻，有幾分醒悟的，沉痛的向村董說：「我們二十五支隊的人都在這裏，你指出來都有誰。」

村董胆怯的輪流的向二十五支隊的弟兄臉上看去；他記憶裏那幾張兇惡猙獰的面孔，在這羣人裏再也找不出。他迷惘的把眼光落在那年青隊長的有着短髭的臉上，他記起那一個隊長，高大的身材，濃黑的眉毛，滿臉絡腮鬍子，和太陽角上的癩疤。他惶惑的搖搖頭。

「那麼我們的血還了別人的債，那十幾天前到你們這裏來的是一幫冒着二十五支隊名子的土匪，不是二十

五支隊。」

「那是一羣土匪，不是二十五支隊？」村董惶惑的疑問的自言自語，霎時失去了倔強，失去了仇恨。他跪下了。跪在韓隊長面前等待着裁判。

「那一羣土匪有多少人？」

「十幾個。」

「他們都幹了些甚麼？」

「他們要錢，要女人。讓大姑娘小媳婦陪着他們睡覺，還要自己的家裏人在旁邊看着，誰要露出不願意的樣子，就拿皮鞭子抽，要錢，鄉下人有的就是地，那裏有錢？沒有錢，就在這棵樹上吊死七個人……」

沉默的人羣裏有了嚶嚶的啜泣和微微的太息，女人想起自己的羞恥，男人惋惜自己的一點積蓄，那死了爹的孩子抱着媽的腿嗚咽的哭起來。悲傷和憤懣充滿在那羣淳樸原始的心靈裏。

村董也跪在地下哽咽的流淚。

「那羣土匪向那裏去了？」韓隊長問着。

「向西走下去。」

「你們都回去吧！回頭把附近幾個村子裏的村董都找來，我有話說。你們大家先放心，我們是二十五支隊，不是殺人放火的土匪。」

人羣騷動了一陣，不相信的看了看韓隊長，又看了看那閃動着的刺刀，慢慢的向後移動着脚步，走出不遠，就都驚慌的向後跑，惟恐誰落在後邊，刺刀就會追上來，搨一個血窟窿。村董也爬起來，垂着頭蹣跚的走了。

「隊長！我們這兩個弟兄就算白白的死掉？」吳排長極力的壓抑着自己的悲哀和憤怒，淚水在眼裏充滿了。停了半晌。

韓隊長屹立着，看着地下的兩具屍體，咬着牙的說：「不，不，這筆血債得由牛文青他們償還。」

五天後。

騷動不安的鴉鴉橋又平靜下去，除了在柳樹風子裏又添了兩座新墳，什麼又都和往昔一樣，恬靜安閒，村子裏的人對於二十五支隊的仇視和恐怖的心理已經消逝。那失去爸爸的小女孩會拉着一個弟兄去給她捉一隻蝴蝶，或是摘一朵在高的籬笆上的牽牛花。老年人會靜聽着弟兄說山南海北的故事，不是妖狐鬼怪，打着紅燈籠的女鬼，一般黑烟似的旋風，而是真實的山野間血肉的故事。老人會默默的贊嘆的點着頭，有時裝一袋烟遞給那說故事的弟兄。感情像水一般的混合在一起。

有一天，在西方的地平綫上升起一股黑煙。黑色的濃烟不停的向上翻滾，到了空裏凝結成一片灰蓬蓬的霧，遮住了西半天。

韓隊長站在砣磯山的高峯用望遠鏡瞭望，二十五支隊的弟兄都潛伏在山間的林莽裏。

兩小時後，村董也喘吁吁的爬上山，汗淋淋的像才從水裏爬出來，找到韓隊長就急急的說：「保安隊來把老麥集燒了，現在駐在黃泥溝，明天也就到這裏了，聽說裏邊有歪甲山投降的人。」

「又是那羣土匪。」

韓隊長抑制着自己憤怒的情感，仍舊用望遠鏡向西方滾滾的黑烟望去。

烟飄洒着，整個的天空都灰黯了。

望遠鏡下火燒的村莊只是一片烟火，但在韓隊長的想像裏已聽到那從火裏逃出徬徨流離的一羣逃難者的哀叫。那辛辛苦苦從幾代粗糙的手轉下來的村莊，滴着汗砌成的茅房，裏面有多年多的木櫃，莊稼地的稼使，都在線眼的火燄裏變成一股黑烟一堆焦灰的散了。

過暮的時候，韓隊長已經蒐集了各種情報，擬好了行動的步驟，把弟兄招集在一起講話。

「今天晚上我們要到我們的倉庫裏去拿我們的軍需，也是我們清算血債的機會，牛文育他們投進了保安隊，

而且爲討功起見做保安隊的嚮導。到姜家寨殲滅我們二十五支隊。他們想不到我們會在這裏。我總不允許拔動你們的槍機，那是不到時候，今天晚上是時候了，王教練官和死去弟兄的英靈會默佑我們成功的。」

悲壯的語聲落在山野裏，風吹着草蕭蕭的響也似乎在響應的悲泣。
夜。下弦月等到後半夜才能出來，天空是一團漆黑。

三十一個人在夜的掩護下向西方進襲。每個人都是機警的，神經末梢像拉滿弓弦一樣的緊張，彎着腰敏捷的穿過種着高粱，棒子的田腔，跳過小溝崖子。在寂靜的夜裏響動着輕微的步聲，響動着高粱葉簌簌的聲音。黃泥溝在黑暗描出模糊的輪廓，一堆堆的房屋悄然的兀立在大地上面。死寂的沉寂掩埋了整個的村莊。保安隊的崗樓上却掛着一盞紅燈，在風裏搖擺着。

兩個崗的保安隊挾着槍在防地的路口往復的巡邏。沙沙的步聲，在這夜靜的時候很遠的就可以聽到。在離防地附近的莊稼都砍去了，二十五支隊的人都藏在草裏，肚皮貼着地，一點一點的向前爬。

兩個崗的保安隊機械的踱着步，忽然停住了。一個掏出煙來抽，那一個竟倚在牆上打盹了。

「老呂，你睜不睜，我真睜透了，那娘們真浪，媽啦的整整幹了有三四個鐘頭。」
「婊子養的才不睜，你還是一個，我昨天收拾了四個。」

於是兩個人都閉着眼機械的踱着步。
而另外的一羣在向前移動着的爬。五十米了，停一停。側着耳朵聽那沙沙的步聲更清楚了。接着再爬，二十米，崗的保安隊彷彿就立在面前。

趙魁元和另一個黑影突然跳出，在那兩個打盹的保安隊略一驚愕剛睜眼的時候，大刀已各奔一個的砍下去。尖銳淒慘的兩聲呼叫，濺着血，劈掉了半個腦壳的屍體沉重的倒下去。

總隊長把手一揮，潛伏在草裏的弟兄都站起來衝進保安隊的防地。
睡夢裏醒來的保安隊都慌亂的在黑影裏摸索，胡亂的抓起褲子向頭上套，再不然兩條腿伸進一個褲筒裏去，

有的光着屁股去拿，互相推打着擁擠着咒罵着，像一堆亂麻纏在一起。

轟——轟——轟——

手榴彈已經從窗外飛進來，立刻又浮起慘厲的人的嘶叫。槍鼻的硝煙充塞在屋子裏，熱軋軋的血，顫動着的肉塊像雨點一樣的飛在空中向下落。有的迷亂的衝出來，還沒看清楚人，大刀打着閃的當頭劈下，人頭就如西瓜似的滾落。有的拿起槍預備伏在窗台下向外射擊，可是那門外的大刀已經一個跟一個的滾進來，旋舞着掃蕩着，於是腦袋胳膊腿都紛紛飛在空中，刀光打着閃，橫七豎八的砍下去。

崗樓子上的機關槍手才把住槍機，「喇」的一聲從對面飛來一刺槍，從胸膛穿過，把人釘在地下。人嘶喊着，狂奔着，大地都顫慄了。

崗樓子裏的護兵，慌忙的拉出「盒子」，黑影裏一把大刀攔腰的砍下。……

牛文青推開懷裏摟着的女人，手伸到牆上去摘掛着的「盒子」，旋風般的跳進一個人影，刀帶着冷風的砍下，牛文青那抓着「盒子」的手就同「盒子」一齊的落到地下。

電把子的光在牛文青的臉上一閃。

「媽的，是你！」

趙魁元砍下牛文青的頭，又把死人的頭髮拴在大刀把的環上就推開崗樓子的窗向下望，院子裏亂雜的躺着一人，忽然他看見在牆角一個蠕動着的黑影子，趕快把手裏的電把子照過去，是地老鼠魯德明順着牆根向外溜。

「拍啦。」

在趙魁元電把子的一閃裏，站在崗樓子旁邊牆頭上的韓隊長的盒子也響了。魯德明就蜷曲的倒在牆根底下。

「繳槍！」

那些還在刀影下狂奔的保安隊都舉起了手。

下弦月遲緩的浮起在空中，蒼白的月色落到地下都染成紅的。

轉

職

吉
戈
木

毛教身一想起週會上校長的話來心裏就一陣整扭。不用提那些廢話，就是那乳臭未乾的長相已足夠使毛教身繃眉，三十多歲的小伙子開口來一點也不客氣，處處以維新派自居，什麼新時代精神呀，教育原理呀，一堆狗屁！

在毛教身想以為新校長就任時應該先向自己討教一切才像回事。第一，自己是訓育主任，第二，年紀大，第三，在學校資格最老，還有第四第五……毛教身對於自己具有元老資格這層一點也不含糊。然而不幸新校長並不尊敬元老，至少是不尊敬像毛教身這樣的元老。新校長一上任就獨自提出或實行了改革的計劃：拆蓋校舍，購置儀器，設立圖書館，加津貼，募款。這其中除了最後的兩項毛教身表示贊同無話可說外，其餘的他都有牢騷。他心裏想：「這麼一折騰敢情校長又肥啦！」毛教身找不出理由反對設立圖書館等新計劃，然而他知道如果是校長那一定得萬事和他商量，親戚到底還是親戚，拿個回扣什麼的至少是四六分。

於是毛教身想到前任校長時代自己的威風了，名義雖是訓育主任兼教國文，事實上他能包辦一切。舊校長從不聞問閒事，萬事就由毛主席兼理；上至教學方針下至修理廁所全由一人獨攬。本來嗎，這年月只靠薪水那裏够？如果不找外快？毛教身的外快之一是在教家館，這風氣先由他個人興起，於是別人便仿倣起來，大考不及格者補考，補考不足八十分者留級，於是學生們明白過來：「還是得請教家館！」

毛教身自從新興了暗示家館的制度教員們倒覺得不錯，生活總算有個幫助了。只有體育工藝教員們未免眼紅

，他們便向人囊裏開了：「毛禿子他們可倒好，光收學費連課也不上只要給學生及格！」

傳來傳去終於弄到校長耳朵裏，那些和毛教身一伙兒的也都急了。

「毛先生您得想法子呀！要是讓人這麼傳出去——」一個平日巴結毛教身的算學教員來焦急地說。毛教身是一副陰森森的臉子，一面嗅着鼻烟一面點頭半天沒說話。那位算學教員更焦急了，他本事不足可一向拿毛教身當個撐腰，要不這碗飯早吃不成了。可是毛教身仍舊沒言語，他並沒用心在考慮什麼辦法，他只想那個宣傳的體育教員多麼該殺，要是新校長沒來時毛教身早就叫他滾蛋了，然而現在是大勢已去。

「嚷嚷活該嚷嚷隨他去，要是校長問起來就說學生程度太低不能應付考試使校長不要輕信造謠，怎樣？」那位算學教員小個子有些鬼頭鬼腦，看毛教身半天悶着便自己說道：「不過毛主任，這話總得您和校長說才成啊！」

毛教身只點了點頭，很得意這位教員的推崇，不過他一想到見校長就有些發怵，校長真能說要不怎麼向人勸捐呢？毛教身敵不過。

要是前任校長別說毛教身，即使是別人他也不去管，但新校長剛一上任大家就看出來：「這傢伙雖然年輕可不好麻乎！」此方說毛教身過去是訓育主任，校長一來過了幾天就派新帶來的教務主任和毛教身開了談判。

「校長的意思是毛先生上了年紀不便教書又兼訓育，所以請毛先生任擇其一，而且為辦事方面……」教務長直截了當地開了口，毛教身越來越覺出自己政權的沒落了，其實他不願放棄訓育的權柄，爲了好壓得住學生，然而現在是被人限制成任擇其一的時候了，他思索一會兒用長而髯的手指甲搔了一下光頭先咳嗽了一聲。

「管訓育呢還是光教國文？」他自己問自己。忽然靈機一動他想到了家館！

教務長等得有些不耐煩了：「毛先生，要不請您回去仔細考慮一下，校長因爲你是學校的老人，所以這次完全給你挑選的自由。」

毛教身聽到校長也顧起自己的資格來了，心裏才舒服一點，於是下了決斷：「教務長，其實要說年紀大呢，

也不在乎，我身兼二職已經這麼多年了，從尙德一開辦我就管訓育，不過校長既然有這種意思，我覺得是只教國文——」在這幾句話裏教務長已看透毛教身對於訓育主任的沾戀，他笑了笑：「那麼就算專任教員吧！」

從那天起毛教身在學校的地位登時一落千丈，學生們不像從前那麼「怕」了。於是廁所裏更多了拿毛教身開玩笑的標語，毛教身雖然年長，度量却不大，學生們的玩笑也能叫他氣得紅着臉半天不言語。

放棄了訓育主任薪水並不減少而且仍舊可以吃家館，毛教身雖然心痛倒不大恐慌，只是對於這位新校長感覺混身討厭。

「看吧，看他把尙德弄關了門完事！」毛教身想到佛海會爲什麼偏叫這樣的人來做校長就氣上加恨。論理，自己是佛海會創辦人的外甥，就憑這點因緣把校長拿過來不應該再費什麼事。然而近來佛海會對於學校的事簡直不大問了，只是到時補助一點經費，毛教身看出來尙德脫離佛海會將是自己命運沒落的開始了。

果然，星期六的校務會議終了時新校長的演說就說得明明白白。

「……過去尙德各項事務缺少專人處理，因經費不足往往一人身兼數職精力有所不及，所以此次兄弟被派主持尙德校務第一是竭力求請諸位教職員各盡所能分工合作！」說到這裏校長的神情裏透出十二分的自信與魄力，他故意不專心去注意誰。接着是一陣鼓掌，其中有人盯住了毛教身。毛教身正坐在校長的左側，看見大家全在鼓掌，於是自己也只好將兩隻乾枯的手對拍了兩下。

校長說話顯然很賣力氣，他用手略略往上推了推金絲眼鏡又接了下去：

「那麼今後雖然佛海會不再參與本校的行政，但補助經費却仍然照舊……本人除了力求學校自身的發展外，更願盡力改善教職員的待遇。而且僅就目前來說，尙德的規模不大但我們的待遇和別的中學比起來已不算低了。再說幹教育一向大家就得有吃苦耐窮的決心，除非等到一天我們的國家上了軌道。」說到這裏校長自己先笑了，跟着席上幾個人也都苦笑了一下。

這時校務會議由兩點起已經開了快兩小時，教職員們聽見自己待遇上不至有什麼問題便安心了許多，同時也

對其他表示出不再關心的表情。有的甚至於打了哈欠。校長最後整理了一下他案前的稿紙說是要重讀一遍今天決定的事項：第一重訂學生留級規則，第二加晨操，第三編校歌，第四加學費，第五招女生。

當這些辦法剛提出時有幾個愛說話的教員曾想表示意見，可是繼而一想這些事情都與自己沒多大關係犯不上和校長頂撞，便又忍住了。尤其說到招女生毛教身心裏想：這簡直是要造反，如果再不以元老的資格提出一點意見就太不成話了，如果佛海會還管尙德的話是決行不通的。於是便利用會議中休息的幾分鐘時和校長私自嘀咕了一陣，可是校長說：「那不要緊呀，毛先生，男女先不合班，現在的開放是給予女子們多一些受教育的機會。」

毛教身沒有話說了，雖然他心裏想：「當初佛海會辦尙德可並不是爲女學生啊！」可是他沒言語。

校長最後宣言說：「如果諸位原則上對於上述幾項沒有其他的意見時就算決定，至於詳細的辦法則由各關係部分決定後再向大家報告。」

這話落音以後全場很安靜，沒有人表示意見，教職員們竟等宣佈散會並且很有退席的準備，可是校長又換了一種口氣來開始他的演說了。

「諸位同人，在散會之前還有幾句話和大家說。」

隨着這句話大家立刻又恢復了原來的姿勢，同時校長也故意像演說家一般地在相當地方把話來中止一下。

「這原是關係本校名譽的事情。」校長又加上一句。

會議席上各人都眼巴巴地互相望着，在猜想下面的話是什麼，校長又接了下去：「其實說起來也不算什麼，不過是幾句謠言。本校以前不客氣地說很招人在外面說閒話，比方什麼尙德是來者不拒，是他校開除學生的避難所，商業化，文憑出賣所等等，這些當然是惡意人的故意損傷，但我們從來對於校風整頓的漠視却也是不可諱言的事實。所以我們要避除這些閒話自然要先不給他人以這種損傷的機會，本着從事教育這種神聖工作的精神誠心做去。可慰的是近來因爲各位同人的協助努力，尙德已經漸漸改變牠予社會人士的印象，而輿論界也已經不像以往的恣意誹謗了，這有着確實的證據想諸位都已見過——」

接着又是一陣掌聲，校長面上嚴肅中帶了幾分得意，原來是一家報紙的教育新聞上會登着尙德自從新校長就任以來校風日上這段被人用紅筆勾起來把報紙放在新闢的圖書館裏。

「但不幸的是近來又有一部分人在造我們的謠言說尙德的先生被請教家館就負責給學生功課及格，我個人當然是絕對不信有這種事情！」

這件事公開地被校長提出，全場人的表情都浮起了劇變，尤其幾個平常担任家館的先生就被人無情地注視着，校長故意不去理睬這些。

「我看這種謠言如果長久散佈，不僅是對於尙德中學同時是對我們從事教育者全體尊嚴的損傷，現在爲了對付這些謠言，我個人想徵求大家的意見請諸位先生以後拒絕担任所教班次中學生的家館，並且由校方向各家長通訊請其各自督促子弟努力學業，這層仍要請各位同人諒解兄弟爲保護學校名譽的苦心……」

這幾句話頓時抓住全體的注意了，那些發暈的也不再暈了，都在等待着下文，尤其平常反對毛教身的面上都浮着一層幸災樂禍的興奮。

毛教身的腦門子上亮着汗珠，血管綳起了很高，也顧不了身旁那位算學教員暗中愆愆，自從新校長到任他完全失却了說話的胆量，他希望這難堪的情況不是現實。然而他一抬頭目光就能碰見向他的視線。

「大家有什麼意見不妨提出來討論。」教務長看着大家互相張望便說。

除了幾個教員私下裏議論之外沒有人發言，寂靜更使毛教身難堪，最後是一位中年的物理教員出乎旁人意料地立起來說話了，他的態度很沉穩，話說得很慢。

「方才校長說得很是，外面的謠言也足以影響本校未來的發展，不過兄弟以爲這種事如果向各家長通訊提及則未免過於聲張，何況這不過是謠言，在這點上兄弟和校長一樣也相信在本校同人中決不會做這種事情。」

「其實教家館其起源乃是由於學生程度的不夠，不過在生活困難的現在，家館顯然對於收入微少的教員們成爲一種經濟上的補助，於是才有人拿這件事去造教師們的謠言，當然利用教員的地位謀不正當的利益是可恥的行

爲，但這最好劃在教師們的自肅範圍，如果教師們爲避免嫌疑不妨這樣做，而如果由學校當局限制教員不許接受其自教學生的家館似不可能亦絕不必須，因爲至少各教師是比較清楚其所教學生的程度與困難的……」

這番議論很能博得全場多數的同情，大家都注目地聽着。校長也聚精會神地點着頭。在這物理教員的發言之後隨着又有兩個教員起立說話，不過內容都和物理教員大同小異，不外是請校長不要聲張和收回提議。最後還是教務長受了校長的暗示來結束這番議論了：

「好，現在諸位已經都坦白地提出了意見，方才校長是爲了顧全大家的名譽才做那種提議，也談不上強迫。李先生的話不錯，我們還是努力自肅吧，因爲尙德過去頗受外間的非難……」

毛教身好容易盼到散會了。

教家館雖然未生問題但他的面子全丟了。

這使他稍微自覺出一點自己的無用來；居然一句話也沒敢說，往日的毛主任！

他啄唐出校長他們是故意和自己爲難，故意使自己難堪，還說什麼不准身兼二職，可是校長自己可做着訓育主任教務長不是還教歷史嗎？

尙德這一換校長毛教身就沒有人再買賬，沒有人向毛主任請示了！別人一開口總是校長！教務長！

毛教身這兩天的整扭就更多了。

幾天後初中三上國文的時候。

不幹了訓育，毛教身更努力保持自己的尊嚴，國文不及格是不能畢業的，學生總得照常聽話呀！

毛教身抱着作文本踏進了教室，一個痰桶端正地放在講桌上，起先，毛教身打定了主意和學生們不輕易發怒，不苟言笑，然而這成什麼話，學生們在低聲笑，他在桌邊困窘地立着，多縐紋的臉越來越紅了，很像被晒乾了的福建橘子皮。

「是誰呀？好漢做事好漢當！」

沒有人言語，可是過一忽兒不知從那裏發出了一個聲響：「別吃驚呀！」

毛教身的聲音都變了：「班長！班長呢？方家勇！」

方家勇立了起來。

「你告訴我是誰，找不出人，我就當是你！」

方家勇自己沒話，可是別人嚷開了：「別誣賴老實人，不是方家勇！」

「我問到底是誰！」

「我實在不知道，老師，我一進教室就看見痰桶在上面。」

方家勇說的大家都笑了。

毛教身仍舊僵立着，立了半天，看出追究下去也不會有結果，便自己解圍地說：「方家勇，你是班長，以後再有這種事我可不答應，過來把痰桶拿下去。」

坐在方家勇後面的那個胖子低聲叫方家勇別理，可是方家勇不敢，他照着辦了。

毛教身這才把作文本子放在桌上，手指直發抖。這時教室稍微安靜了一點，毛教身坐在椅上發了怔，他想立刻找校長去可是又忍住了。結果他決定鎮靜下來使用手指醮吐沫翻開了作文本，過了一刻他拿起一本就裝做沒有方才那回事般翻給大家看：「你們瞧王立正的作文比以前進步多了，字也好了，他學桐城派能夠學得很像。」

毛教身說完王立正向大家做了個鬼臉過去把作文拿回來，大家傳看，本子上批着：甲下，王立正以前常常作文不及格的，有人便小聲說：「還是家館有好處啊！」王立正又做了個鬼臉，可是另一個學生說：「別給毛秃子冤枉錢啦，校長不是說以後不作古文了麼！」

這時謝友禮告訴大家說：「看！毛秃子又在挖鼻子啦！」於是有人便喊：「衛生！衛生！」直到在那裏發作文的毛教身莫名其妙地抬起頭來看他們，謝友禮第一個先笑開了，他最恨毛教身因為他的弟弟被毛教身退了學。發完了作文毛教身拿着粉筆站起來，照例地他就抬出了「方望溪先生」，他頗有點兒自信：「現在誰還配承

受桐城派呢？」想到桐城他登時高看自己，不過，「可惜現在真懂得桐城的人太少了！」他不由得獨自歎息。於是他咳嗽了一聲，爲的是清亮一下嗓子引大家注意。

「上次我提過方先生爲文的特色——」他嚴肅地恭敬地說，彷彿一個忠實的黨員提前了他的領袖，不幸學生們沒注意聽，其中還有人小聲說：「方望溪就是方家勇的姪子，他姪子真叫方望——」說到這裏毛教身立時把話停住，但是他有些耳聾，沒聽清到底是什麼，他只睜大了眼瞧着大家，下課鈴響了。

毛教身一賭氣扔下粉筆就走，沒等班長喊：「一，二，三！」

還沒等走到門口謝友禮做了個怪聲：「黑板！」

毛教身本能地一回頭他才發現黑板上畫着一個自己的肖像。但這次他沒追究，一轉頭便溜了出去，學生們哈哈大笑，其中有不少對最後毛教身的不追究感到掃興。

毛教身回到休息室臉都青了。

「媽的，這羣小王八且非給他們個厲害不可！」

學生們以前也不老實，可是到底有些怕呀！現在居然取了積極挑戰的態度，「好，好！」

氣是氣毛教身回到了現實，現在除非去告訴校長他毛教身是一點辦法沒有，但是怎麼好同校長說呢？

毛教身沒理同室中別的教員，獨自坐在椅上劇烈地閉着鼻烟，霎時間他有了感慨，他覺得這都是新教育施行的結果，學生敢欺侮老師，當初佛海會辦的是私塾漸漸教育局偏下令改成學校，一切全變了，學生們除了背書還會出別的花樣，組織種種的會，肚裏還沒有實學先學會了倒亂，毛教身翻着報紙雜誌時常看見兩個字：潮流。他不懂這是怎麼一種潮流，比方，上課跟老師搗蛋，招考女生，還有什麼道爾敦法！

「假如我做了教育部長，」他自己假設，雖然他想不出一個有系統的假設，可是決定不能讓教育這樣混下去，一忽兒想到自己的小孩子也該上學了，反正不能叫他將來進尙德！獨自思索了一陣心裏稍微痛快了一點，他還沒想到下次怎麼對付這般學生，可是校長派人來請他去了。

他彷彿剛由夢裏醒來吃了一驚：「難道學生們反去先報告了？」果然他老遠地就看見不少學生由校長室走出，心裏正沒有頭緒幸而校役告訴他：「這是校長召集各班班長談話，」

毛教身推門進去時校長在翻着教務長送來的學生家庭調查表，向他欠了欠身子請他坐。毛教身發本地坐那裏，轉頭望了一下室內的裝飾佈置全比以前好得多了，從前的校長室常常空着。「這小子可什麼都講究，」毛教身心裏想。

過了幾分鐘校長開了口：「今天請毛先生來是商量今後國文教材問題，關於別的課程已和別的幾位先生談過，本年度高三學生根據學校的調查投考大學者佔多數，那在國文這門功課最好在短期內能灌輸學生們應付考試的知識不死講古文，作古文……」說着校長交給毛教身一張紙：「這是方才我和教務長擬出的一個概要，當然還要請毛先生自己有系統地重編一下，從課外搜尋一點材料。因為近來各大學對新生入學考試很側重文學常識。」毛教身接過那張紙，上面有短短的幾行字，例如南北朝文學，元代戲曲，唐詩，自然主義，世紀末的苦悶等等。他找了半天沒發現桐城派心裏開始盤扭了，他不懂沒有了桐城派還怎麼對學生講國文，他更不懂其他那些題目所包含的倒底是些什麼，他不能不認為校長是多事了。他仍舊目不轉移地注視着那張紙希望由那上面發現一點什麼似的。

校長笑了：「當然，這不過是個大概，並沒有系統」

毛教身「是」了兩聲，還是不知道說什麼好。校長又開了口：「毛先生，我覺得我們尚德各方面都太落後，方才我同學生們談話印象也不大好。說實話這是我們從事教育者的失敗，我們必須用全幅力量來趕上去……」校長露出很自負的神情。此外他又和毛教身談了些別的，這是校長就任後第一次和毛教身單獨談話。毛教身也不怎麼仍是覺得校長非常討厭，就連他所穿的西服領子，覺得極平的領子和那張孩子臉。他更不懂校長是怎樣「趕法」，他只獨自琢磨這位校長一到差就亂折騰而且拿他開刀的可怕，讓校長一個人叨嘮。臨完校長告訴他下星期就得換教材。

毛教身見校長沒提學生倒亂的事心放下了許多，他明白了不能使校長知道他不受學生歡迎，他恍惚地退出後彷彿覺得最近自己要走惡運，唉！教書這麼些年也沒遇見過這樣的麻煩。

暑期考試前有兩個多月毛教身總算對付過去，他看出尙德無論如何是「吃」不下去了，於是一放暑假他就謀進了局子做了文書科員，不再吃教育飯，這連他自己也沒料到。改了行他從不肯向人多提尙德的事，就是有時路過學校，他總要用眼瞟一下那新漆的大門。

野草書屋

專售文藝書籍

經銷全國雜誌

南北京華中大路中華商場內

旋

風

一卷小說

夏穆天

九

丁穆和章茫一同向熱鬧的大街走去，黃昏的時候，街上的燈光都完全亮起來了，經過一個鮮明的窗櫺，章茫站住了問他：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丁穆不答，只拉他走，最後他忍不住了：又立住了問他：

「我們到底到那兒去？」

「我和你一同去應一個有趣的邀，」丁穆說：「你陪我去的，到時候你可以不用說話，靜等一會好了。」

「怎麼回事，我完全不明白，」他疑惑地說。

「剛才朱堅給了我一個電話，邀我到××大樓。」

「他邀的？」章茫噉氣說：「吃再好的飯我也不去。」

「這不是吃飯，」丁穆拉着他：「只說兩句話。」

說時，他們已到了那尊貴的大廈門前，二人進去後，便看見一個角落裏坐着朱堅。

「爲什麼才來呢，」他站起來說：「我等得很久了。」

章茫不理睬他的殷勤，賭氣一個人在旁邊坐下，丁穆從朱堅手裏接過來香烟，燃着了便說：

「爲了珍惜時間，」他說：「況且這位朋友還有點不耐煩，假使我我有什麼事，就請先說吧。」

「老兄能這樣坦白，那最是一個人所企望的，」朱堅恭敬地說：「最近幾天我非常想看見一位朋友。……」

「你可以找他去。」

「不是，我聽說你老兄在這之間，曾經和她有過密談，這內容我自然不完全知道，但推測出對我和她的事有點破壞……」

「怎樣呢？」他取一種反問的態度說：

「這事的經過當然你都知道了？」

「那當然的。」丁穆簡捷地答。

「那麼，你能不能幫我的忙呢？」朱堅說：「假使你能使她重新找我，交換的條件以我工廠裏的一個外交位置。這事情並不困難。」

「辦不到的。」丁穆冷冷地說。

「條件不滿意嗎？」

「因爲她罵你是畜牲！」丁穆站起來：「你自己也承認你是驢子！」

「注意一點，說話！」朱堅叫。

「無須的，」丁穆反身走了出門：「我無須對一頭驢子守什麼禮貌，並且告訴你，你再麻煩我，我一定請你嚐嚐掌頭！」

他叫着章茫兩人便大踏步走出去。

「這樣對待那傢伙真非常痛決！」章茫興奮地喊。「我正要幫你打架呢。」

「對待這種人，祇有如此，」丁穆說。

「但是到底爲什麼事呢，那個女人到底是誰？——」他想了會：「是周玲嗎？」

「是的——」他沉重地說。轉臉看他一下：「我們去看她去，好嗎？」

「好的。」章茫說。

「這幾天茜玲沒來看我們了。」丁穆想起了說。

「她會病了嗎？」

「不會的。」

他們慢慢走着，丁穆半笑地問章茫：

「你對於茜玲的愛不能變更嗎？」

「我是愛她，別的我說不出什麼，」章茫誠實的說：「現在我倒想到，對於愛的佔有是一樁傻事，比方剛才

……

「你不要說了，」丁穆阻止他，默想了一會，忽然向他說：

「我應該告訴你，其實早該告訴你的，」說到這裏，他停頓一下。

「什麼事？」

「我很容易使茜玲愛我，但我卻沒有意思讓你斷絕對她的愛，只是覺得不該隱瞞你。」

「這沒關係的，」章茫喃喃說。

「因爲她在接近我，」丁穆又說：「我並不想和你在這些地方鬥爭，因而妨礙了我們的友情，假使你高興，毅力也許會成功的，但我忠告你那是很困難的，請相信我的誠實。」

「我知道，」章茫說：「你也愛她。」

「也許是的，」丁穆說：「我和她在一起倒不覺得，甚至想規避她，但這幾天不見她，心中彷彿又惦念着什麼。」

「我願你們幸福，」章茫握着他的手。

「我最近有一個計劃，」他繼續說：「其實這思想很久了，我想和一個女人離開城市到鄉村去，教書或是做工，城市的生活我厭煩了。但一切事還是讓它自由發展吧，也許還是我一個人走，未來的一切是很難預料的。」他們到了周玲住的地方了，丁穆仍用同樣倦惑的聲調，向沉默的章茫說：

「我建議你愛周玲，當然這件事是更不能勉強的，我願你們在彼此認識後，或者能產生點感情。她需要一個人來撫慰她，而你生活也孤寂得得，因為我知道你不會為那些習慣的禮法所拘，而輕視她，才敢這樣說。……」夜風搖着院內的樹木，吹得那些枯零的枝梢，不安地輓動。

他們在後院小園裏一個最黑暗的地方，尋到了周玲，她正在石邊默坐低聲泣着。

「你做什麼呢，周玲，」丁穆拉她起來：「你這樣太傻了。」

「我想起了很多，」周玲悲哀地說：「我想起這是我母親自殺的園子，我的父親也是在這裏瘋狂的，我想到我今日的悲哀，這人世對我們是那麼悲慘，我便不想離開這地方了。」

她哭出來，淚滴到了穆擁着她的手上，丁穆在黑暗中不知是怎樣的動作，他忽然煩悶地嘆息一聲：

「這些事，真的叫人多傷腦筋，難道說沒有一個善作自慰的人嗎？我真要到鄉下去了。」

十

周玲孤獨的癡坐在校園的假石上，那不堪回憶的羞辱的烙印，如同一塊墨痕印在潔白的被幅上，那歡樂而無邪的少女的天性，在一瞬間變成了可羨的過去，她回憶那些，如同一個受難的婦人，遲頓地將兩眼向四周望着，彷彿時刻在恐懼着這種祕密會為人發現。那些人，那些常把譏笑和卑視，作為自己生命的飲料的，將怎樣把她的羞辱，飛傳遍她所有認識的人們之間，喚起？……

她不能再想了，旁邊幾個同學嘻笑着走過來，呼喚她，往常她和她們慣在一起戲謔的，但現在她只不動地搖

搖頭。

正是下課的時候，黃昏恬暖而沉靜，從校園旁邊的小門裏，茜玲走進來，她很快地便看見了她。

「你昨天爲什麼不來上課？」

「我這幾天精神不好。」她無力地說。

「你好像有什麼心思似的，」茜玲拉她起來，兩個人在繞着假山走着：「你又和誰吵嘴來了？」

「沒有，」她遲頓一下：「我想我也許是病了。」

「還是快樂一點吧，」茜玲不在意地說：「剛才王亦夫來了，還沒走哩，我們瞧瞧他去。」

於是，她便拉着她向會客室走去。

會客室坐着的是王亦夫和尤里，見了她們，王亦夫只勉強地笑着點點頭，那笑裏含着一種悽慘的暗影，這是一種苦笑，使別人不由也有一種不快的微感。

茜玲快活地坐到旁邊，她的頭髮微微擺動着，那影子彷彿就代表着年青和幸福，使周玲和王亦夫尤里都有點感觸。

「她比我快活多了，」周玲心里想：「純潔的女人都是快樂的……」

王亦夫在這樣想，他想起幾年前自己的妻子，她也和她一樣少年而且快樂的，可是生活的壓迫，和對兒女的重負，早使她憔悴了自己的青春，而他，他也覺得他活不長久了，他幾乎從未敢料想，有一天他斷了氣以後，他的妻子她的母親和孩子，將怎樣繼續生活下去，想到這，他愈沒有了勇氣，而自己實在已像一支快要燃盡的燭，生命的火焰早慢慢燃盡了。

他沉悶地看着尤里，他忽然想到，我爲什麼要活下去受罪的時候，就喃喃問他：

「真的，像我這樣，爲什麼還活着？」

「人生下來就是要活，」尤里說：「生命是珍貴的，有了生命，我們才可以有相觸相接一些的事情；」

「不過」王亦夫喃喃地問：「相觸相接一些生活的斷面，那人有什麼用處？在沒有吃，沒有穿，在飢餓的寒潭裏，半生半死地活着，還不如痛快地死呢？」

「這話錯了，」尤里說：「生路是在惡劣的環境裏奮鬥出來的，困苦才能鼓勵一個人向上的勇氣！」

「可是你叫我怎麼奮鬥？」王亦夫這樣想，但沒有講出來：「理論對我有什麼用處呢，我自己知道，你講理論，只是你自己一個人痛痛快快地活着，可是對於我，我的疾病，妻子和孩子……」

「你的生活態度太悲觀了，」尤里繼續說：「而丁穆又似乎太樂觀了，你們這兩個人……」

「你說丁穆怎樣，」茜玲插進來問。

「他有點虛無思想，」尤里說：「但並不完全，做人處事，他有點偏近阿志巴綏夫的沙寧……」

「我認爲，」茜玲輕聲說：「丁穆並不那樣，你不過用資本來衡量一個人……」

「你認爲他怎樣呢。」

「丁穆有一種超然的思想 and 一種超然的修養，不過生活在表面看起來散漫一點，因而引起別人的誤解。」

「生活的散漫就是生活的荒唐，」尤里更大聲說：「對於一個人，總會使他慢慢失去了一切的熱情。」

王亦夫又咳嗽了一陣，對這些談論他太沒有興趣了。

「他常常言行不一致；他想怎樣就怎樣，太主觀些地。」

「主觀完全不好嗎？」茜玲問。

「那自然，」尤里肯定地說：「主觀常常是錯誤的，主觀只有迷信和宗教……」

周玲聽到這裏，他站起來了，悶聲地說。

「你們談吧，我要回家去了。」

茜玲陪她出來，路上，周玲用低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問她：

「尤里今天爲什麼老批評丁穆呢。」

「他對一切人常是這樣無情的。」

「丁穆在這裏，會和他辯論嗎？」

「那不見得，」茜玲說：「他常常會使理論家不滿的。」

周玲一個人往回家的道路上走去了，茜玲站在黃昏中，感到胸懷中存着一種東西，她聽到有人批評了穆，便好像別人批評的，是接近她身邊的某一種東西，她又走回去，王亦夫正戴好帽子預備走出來。

「你那裏去？走嗎？」

「我要回去了。」王亦夫點點頭說，便辭別他們，踉蹌地走出去。

「這個人總無法給他些熱情，」候他走後，尤里爲難地說：「他剛才忽然對我說……」

「說什麼？」

「他說他要死了。」尤里說：「這真是笑話。」

「難道他會去自殺嗎？」

「他不會的，誰會去真的自殺呢。」

「我還問你，」茜玲說：「一個像丁穆這樣你認爲危險的人，他的未來怎樣呢？」

「我只能這樣說，」他熱切地告訴他：「這個社會不需要這些人，他否定了一切，否定了一切的法則，一切的權威，否定了人的存在是基於有意義的生活上，請問他們還能幹些什麼呢？」

茜玲又想起了那健長的身影，冷漠的握手，熱情的笑，懇切動人的言談，她忽然這樣問自己：

「我爲什麼會愛他呢，他並沒有愛我？」

十一

這是一個沉悶的早晨，丁穆從屋裏出來，看見章茫倉促地跑來，太陽隱在陰雲的後邊，像預兆一個悲劇的來

臨。

「怎麼一回事？」丁穆看他驚慌的面孔，淡漠地問他。

「剛才我從街上走，遇見尤里，」他氣喘地說：「他告訴我……」

「倒底是什麼事呀？」

「他說王亦夫自殺了。」

丁穆不說話，站在那裏。

「尤里讓我邀你去。」章茫說：「你對他的死，怎麼一點也不悲痛。」

「這些我早已想到的，」丁穆慢慢地說：「王亦夫，這個名字和死連在一起是誰都想到的。」

章茫懷疑地靜聽着，

「死亡，這是一個人生命必經的終結，如其苟延在這社會上，忍受生的痛苦，忍受饑餓，寒冷和皮鞭，那倒不如死去！」他大聲說：「死是一種解脫，永久的平靜和幸福。」

章茫迷惑地講不出話來，半天，他慢慢地說：

「從前我沒聽你這樣說過的。」

「你要知道我和他是不同的，我可以享樂，可以任意做我的事，我為什麼自殺呢，」丁穆說：「像王亦夫，你愿意看他活着受苦的樣子嗎？你愿意他，天天在這社會上，被一皮鞭，一皮鞭，慢慢地抽撻死嗎？人總是這樣

他的聲音忽然疲倦了。這時茜玲也慌忙地跑進來，看見她，他又說下去：

「人對於人，對於伙伴，總有所謂同情，憐惜，總希望他能和我們在一起，像從前一樣，談談笑笑……」

「但是，」章茫截斷他的話問他：「他倒底是我們當中的一個朋友……對於朋友，我們就有一種不忍……」

「那你又能怎樣幫助他？」丁穆說：「他倒底是死了。」

「你們也在談王亦夫的事情嗎？」
茜玲走近他們，面色是蒼白的，發出一種輕微的，慘苦的微笑，聲音顫慄着，從那清脆的喉管，迸出每一個字：

「他已經沒救了，他的妻子在旁邊哭着，把自己的頭髮都扯亂了，可憐他的孩子還什麼都不知道，可是他，他是死了。」

「死總是可怕的，」章茫說。在他的眼前，又浮過那陰暗的深夜，依着這間房子的窗口，那個已死去的人站着，面向漆黑約夜，那零碎的深沉的嘆息：

——「我要死了，今天不死，明天我也一定要死的……」
這些淒絕的印象，通過了章茫的記憶，他悲痛地喃喃自語着：

「他倒底死了，他永久不到那看不見太陽的桌子上去了。……」

「他們現在在什麼地方？」丁穆問茜玲。

「從醫院抬回他家裏去了，」茜玲說：「他是用刀子把自己戳死的，一共戳了十幾刀，他滿身是血……」
「走，」丁穆說：「我們一塊去看看。」

三個人接連着走出去，誰都走得很快，他們匆匆地走過這條深長的巷子，不久，便到了死者門前。

一陣連續的哭聲從一間低矮的小房裏傳出來了，尤里看見了他們便說：

「好極了，你們來了，這後事怎麼辦呢？」

他走到了穆身邊，低聲說：

「我們都很窮，但至少，死人需要一口棺材。」

「我出去想想法子。」丁穆說，又走出去。

外邊雨點開始落下來了，丁穆出去不久，雨下得很緊。

原野已是一片蕭瑟了，四個挑夫擔架着一口菲薄的棺木，在那條風沙的土道上緩緩行進，送喪的行列是很短的，披一身雪白的孝衣的那年青的寡婦，被兩個女子扶着，號哭着在緩緩地走動，尤里那圓紅的臉孔顯得更沉默地，抱着才僅僅兩三歲的孤兒，丁穆和章茫依然並着肩，悄悄地談着。

其餘的死者和同事和鄰人，在送出城門口便回去了。雨後的路還是泥濘的，遠遠那個斜傾的小丘陵又橫在他們面前，還隱約可以看見上邊稀疏的枝椏在無力地搖着。

「你還記得野宴的那天嗎？」章茫低低地向他的朋友說，這聲音帶着悲抑的聲調，雖然低，然而所有的人在沉寂中都可以聽見。

「他就站在那顆高高的樹的下邊，」周玲說：「他那天還喝了酒，還和我們談着許多問題呢。」

「然而他到底去了，」茜玲慘聲的說：「真的，假使生下來就為忍受苦痛，何不早些向另一個國度走去呢？」

這使那寡婦的哭聲更尖銳了，就在那土坡的下邊，已有人掘起一個窄深的土洞，翻在四面的黃土還是潮濕的，四個挑夫熟練地將棺材放進去，伴着友人的嘆息，婦女的高銳的哭洩，土漸漸覆掩了那沒有油漆的黃的棺木。

丁穆慢慢地說：「我們早晚都要成爲一堆土。」

有人在那新坟前燃起了一大堆紙錢，火焰熊熊地向上騰冒着，趁着風勢更熾旺。

章茫走近周玲和茜玲之間，他問：

「對於死，你們有什麼樣的感覺呢？你也說，尤里。」

那兩個少女似乎不知用怎樣適當地回答，猶豫了一會，尤里把孩子交給那哭泣已稍低緩的寡婦，兩手交叉在身後。

「像他這樣死是懦怯的，」尤里說：「但是我們可以原諒他，不能原諒的，是吃人的社會，是逼着他自殺的鞭子。不知有多少人，正悲慘地隨他的腳跡向這裏走。社會不只殘害了他，他不過是千百萬當中的一個。」

「我的意思也是這樣，」茜玲說。

他們仍立在那兒不動，好像在留戀這一片涼瑟的秋野，風，颯颯地，無邊木葉蕭蕭下。

「假使在他自殺時，」尤里向他們說：「他能客觀地想，他是不會舉起刀子的。」

「但他到底把她自己戳死了，你讓他再活下去，對於他，對於你，對於我，又有什麼呢？」

「這——」尤里沉吟了一下：「假使照你說，死不過是一件平常的事，你爲什麼不去死呢？」

「我現在還不想死，」丁穆玩笑地說，但這話很深沉，使幾個人心裏都有點慘然。

「回去吧！」周玲說：「我實在怕聽你們那種死，死的爭論。」

「好，回去吧，」丁穆說着，便一個人昂首走下山坡，泥濘的路，幾乎使他滑倒，他走得更快，好像要想摒絕這裏所有的人。

那幾個人也慢慢走下來了，茜玲已用不着攙着王亦夫的妻子，她的悲感好像已經減低了，她把孩子抱得緊緊地，用憂鬱的眼睛告訴大家，她的希望完全在孩子的身上了，這時茜玲高聲地喚着丁穆，但丁穆聽不見，他早已走遠了。

章茫在和周玲談着，他們都帶着彼此互相深刻認識的企求，故而，他們的談話很容易繼續下去。感覺到孤獨的只有茜玲，她的心和那年青的寡婦有同樣的傷感。

「我的少女的矜持那裏去了。」茜玲苦痛地問自己，她慢慢地走着。

這時章茫走近她，和從前一樣恭敬的，溫和地望着她憂鬱的眼睛，好像看得出她在苦痛地思索着什麼，用着和從前一樣愛戀的語調，向她說：

「茜玲，你今天沒有課嗎？」

「有的——」茜玲像有一件隱密爲人發現了地，她想躲藏，她開始對這世界有點怨恨了，但她又偶然接觸到章茫的眼睛，那眼睛在低卑了自己地望着她，她有點欣喜，但懼怕的成分更多，她說：

「不過今天我請了假的，對不起，我還有別的事情，我要頭裏走了。」

匆匆地，她也跑下去了，她只是想哭。

就這樣，他們回到城裏的時候，才不過下午兩點多鐘的光景，章茫在一個熱鬧的街口送周玲上了汽車，便疲倦地走回來，推開了穆的門，丁穆不在，便走向後院來。

他的母親正在補着一件襯衫，見他走到屋子裏也丟下了活計隨着進來，用蒼老的，幾乎近於哀求的聲音向他說：

「你這個月的薪水領下來沒有？」

章茫已經躺在床上，好像他已經知道她將要講些什麼，他回答說：

「還沒有，這個月各機關都欠薪。」

當然，那個可憐的老婦人，是不會去調查這個月的各個機關是否真的欠薪，在這個城裏她住了幾十年，但是問她一聲：

「老太太，警察局在那裏？」

「我不知道啊，先生。」她準會這樣回答你，的確她是不知道，每天的瑣碎事務纏繞了她幾十年，這悲慘的世界，那便在老年也不能放鬆。

「你真的還沒領下來嗎？」她囁囁地說：「要是你領下來，少給一點也不要緊，家裏等錢用……」

「沒有——」章茫從床上跳起來，半怒地向她的母親：「爲什麼我說的話你不相信呢，難道我從前完全在騙着你嗎？」

其實，他是在騙他的母親了，但他不能不這樣說，這樣說會證實他的謊話的真實，那老婦人慢慢地滿含着眼淚走出去，她是爲她兒子的倔強的態度傷心了。

王 家 老 藥 鋪

泰 和 生 參 藥 號

專 售 參 燕 飲 片
折 兌 中 外 藥 材

◀ 迅 速 週 到 ▶ ▶ 代 客 煎 藥 ▶

總 店 昇 州 路 倉 巷 口
電 話 二 三 七 六 九 號
支 店 中 央 商 場 內

青 年 書 店

專 售 書 籍 雜 誌
經 銷 文 具 用 品

漢 中 路 興 中 商 場 內

分 南 京 店
大 中 華 商 場 內

大 眾 化 草 地

美 術 化 毯

經 濟 美 觀 耐 用

大 小 尺 寸 齊 備
顏 色 花 樣 繁 多

中 國 藤 柳 草 器 廠
總 店：上 海 西 摩 路 二 〇 一 號

信成商業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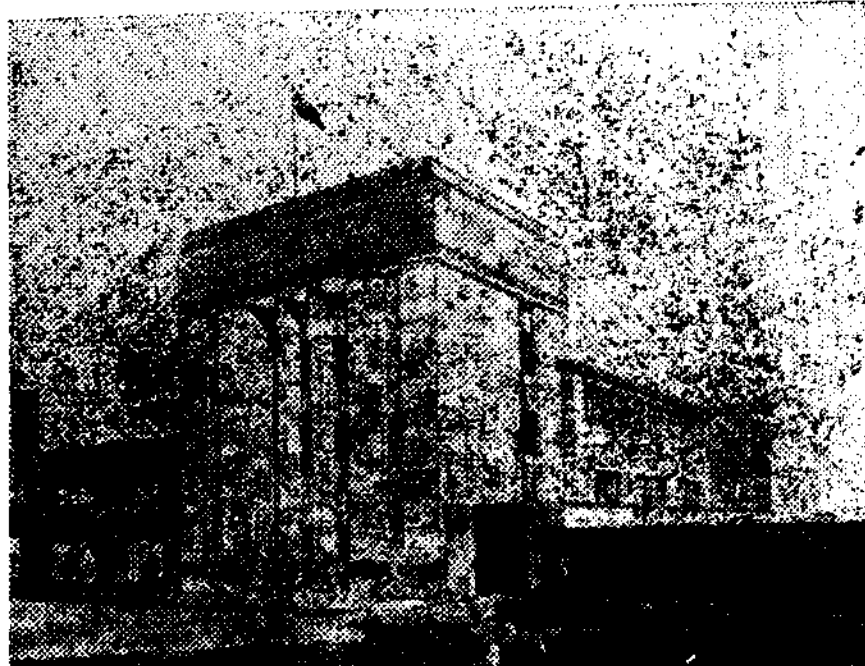
自建四層
新廈並築
新式倉庫
辦理銀行
以及堆棧
一切業務

行址中華路六十五號
電話二二三二
第一倉庫長樂路一五五號

南京興業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自建大行

總行
南京中華路六十七號
電話二二二二六號



上海辦事處
亞爾培路二七號
南京辦事處
復興路中央商場
電話
七三六八

行銀員會會公業同業行銀市海上

行銀源匯海上

各埠匯兌往來

活期定期存款

信託放款押款

代理收款解款

其他銀行業務

行分

南京建康路二五〇號
蘇州西中市一四〇號
無錫北塘大街
武進大廟街

行總

上海甯波路九四號
電話一八二五七轉接
各部

處事辦

蘇州觀前街
無錫城中復興路口
武進西門外西直街一三〇號

張泰和堂參藥總號

營業要目

第一分號：中山東路土街口西首

吉林人生	關東鹿茸	蒙自玉桂	北洋魚肚	新洲白燕	暹羅毛燕	四川銀耳	吉林哈士蟆
杜甌花露	各種藥酒	八珍藥糕	精製飲片	虎鹿龜膠	極陳阿膠	野於潛朮	紫油茄南
外科六神丸	萬應內傷丸	百補全鹿丸	精製參芪膏	養陰清肺膏	立止頭痛散	肝胃氣痛散	野何首烏粉

第二分號：莫愁路文津橋堍

總號地址：建康路一八號

作品 一卷四期

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 野草書屋

發行 南京大中華商場內

主編人 田野

發行人 王耀南

印刷 新東方公司

南京糖坊橋六五號

全國各大書局報攤代售

實價十元（聯銀二元）

總經理 野草書屋

上海 五洲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四馬路口

北平 藝術與生活社

北平西四南北溝沿30

願代售本刊者請向野草書屋

或各關係方面接洽

本刊暫不承收長期訂戶

中央儲備銀行

中華民國國家銀行

上海分行

行址 外灘十五號
 電報掛號 中文八六二八
 電話 一七四六三
 一七四六四
 一七四六五
 一七四六六

(部各接轉)



南京總行

行址 中山東路一號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英文 CENTRE BANK
 (各地一律)
 電話 二二二一〇
 二二五四一
 二二五四八
 二二七五一

(部各接轉)

資本金總額 國幣壹萬元

蘇州支行	杭州支行	蚌埠支行	廣州支行	漢口支行	甯波支行
行址 觀前街一八九號	行址 太平坊大街	行址 二馬路二九四號	行址 長堤大馬路二六八號	行址 湖北街九號	行址 江廈路十五號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電報掛號 中文六三二八	電報掛號 中文一一三五	電報掛號 中文五五四四
電話 一八五六 六九五	電話 二七七〇	電話 二五八	電話 一七一三一		電話 七六六〇 七六五〇

各地辦事處

蕪湖：中二街
 常熟：老縣場
 無錫：北門大街
 南通：西大街
 揚州：左衛街
 太倉：稅務橋
 嘉興：望吳橋
 常州：西瀛里
 泰縣：彩衣街